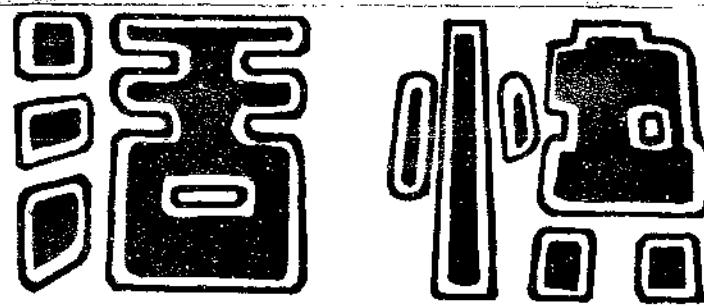


第廿六期



酒秋主任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THE MERRY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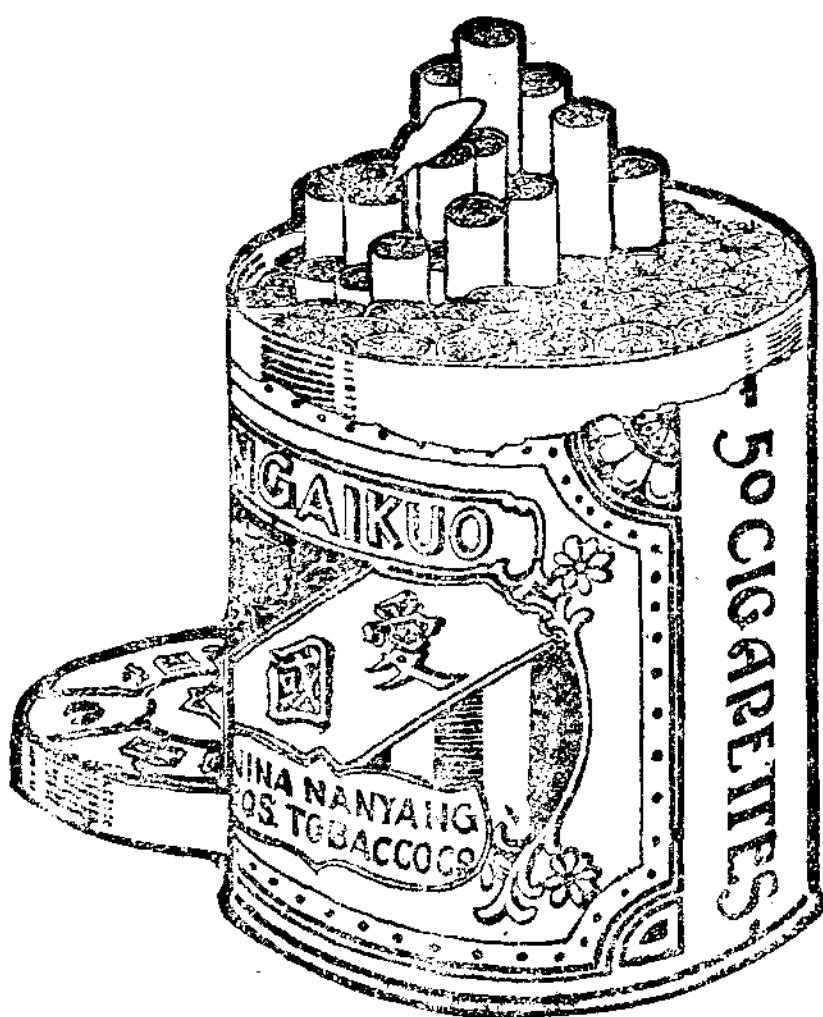
國民『愛國』

愛吸

『大愛國牌香煙』

『愛國』『愛國』

牢記勿忘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
華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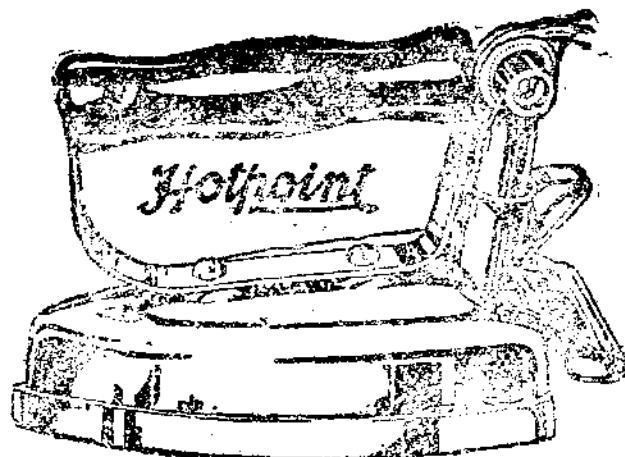
號三二念百四東樓昇日路馬大英

號念百一千五話電

價廉迅速工程氣電項各裝包

各國老牌燈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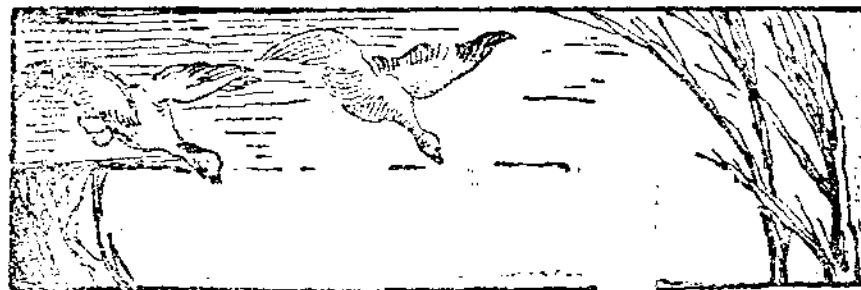
電氣熨斗



啟夫月陳理經

比衆特別克已

非常快便



快活第廿六號目次

◎短篇小說◎

奴顏記 沈禹鐘

早嫁十年 王西神

恨 陳景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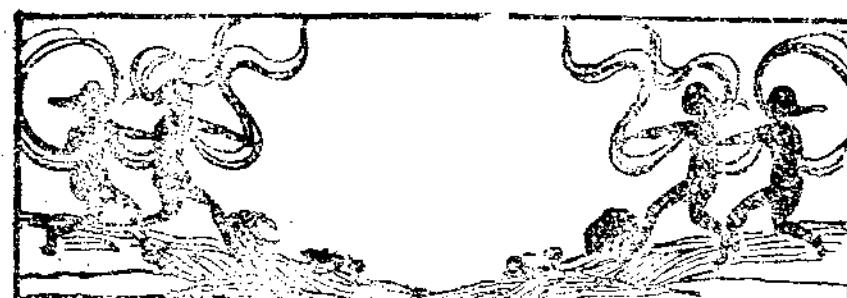
樂觀派的窮鬼阿三 程瞻廬

聰明誤用的青年（中） 不肖生

唉！虛榮心害我 飄萍女士

同此佳期 張慶霖

三脚黨 范菊高



友朋式之夫婦.....顧城女士

媒阱.....程鐸聲

行善橋.....嚴枕石

客中遇騙.....黃警世

弱女飄零記.....謝小謝

草原命案.....章怡嚴

◎長篇小說◎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李涵秋

小社會小說
小偵探小說
水裏罪人.....張碧梧

編輯餘瀋

記者

本期所載程瞻廬之『樂觀派的窮鬼阿三』係一篇妙趣環生之滑稽小說。章怡巖之『草原命案』係一篇層層波折出人意外之偵探小說。讀者注意。

下期載『白太太死矣』爲吳雙熱先生久已擱筆近特創作之短篇小說。『一個解放女子的自述』爲張玉如女士描寫女子解放怪象之傑作形容盡致令人捧腹。

本刊號外『香閨花影初集』業已出版。內容形式均極精美。如張玉如朱恨波余屏媯章芬徐婉雲諸女士之作喜怒哀樂各造其極細膩柔婉別有妙處。二集正在趕印。材料豐富。軼出初集之上。

『新婦女號』共載女子撰著短篇小說二十餘種。珠璣羅列。燦爛奪目。印刷裝訂亦十分優美。定於三十期刊行。決不改期。

本刊除續刊『香閨花影三集』外。又擬特刊『閨秀號』。凡女子撰著之小說筆記詩詞雜作。悉行登載。倘蒙女界惠賜各項稿件。極為歡迎。酬品分本刊書券現金三種。並請將相片附來。(掛號免失)以便製版刊入。尤為歡迎。



明中漚籍名妓金妹



張麗雲君攝贈

嘉興煙雨樓

奴顏記

沈禹鐘

猶憤生語余曰天下攢營奔競之小人其媚才實出天授顧彼於財勢出己之人外餘子碌碌咸在曠視之列而於績學之人尤望而憎厭蓋彼意特其諂笑逢迎已足圖存而有餘何必更計學問矧學非致富之道無補實利則親學實爲自陷於窮途初無所用嗟乎。

天下小人之於才士莫不作如是觀也我今告君一事其中主要之人物亦一小人以下皆此小人之行迹矣一日侵曉晨氣蒙被大地爽潔無匹勞動界爲曉色所鼓咸開始從事其機械式之工作而世間藏金之窟似亦爲此曉色所燭照使人望而趨就之在此晨

光。熹。微。中。其。最。先。事。其。工。作。者。爲。豆。腐。肆。肆。
人。恆。辨。色。而。起。轆。轆。然。力。旋。其。水。磨。磨。聲。沉。
幽。一。如。其。生。活。之。狀。復。次。則。茶。寮。糧。米。鹽。醬。
南。北。雜。貨。諸。肆。亦。次。第。闢。其。闔。闔。以。張。其。牟。
利。之。網。顧。凡。此。諸。肆。初。皆。無。涉。吾。事。特。余。欲。
狀。此。曉。市。之。情。景。故。亦。連。類。及。之。耳。今。當。復。
述。市。中。有。一。肆。獨。後。他。肆。而。關。門。闔。甫。啓。卽。
見。其。市。招。上。所。署。者。爲。劉。李。同。杯。四。字。此。不。
問。可。知。爲。賣。酒。家。矣。時。有。一。中。年。婦。於。蓬。首。

垢。面。中。微。呈。老。態。此。婦。張。市。旣。竣。卽。於。櫃。次。
緩。緩。滌。其。酒。器。水。滴。恆。跳。濺。而。出。着。於。襟。袂。
殆。憫。其。主。人。之。貧。故。幻。爲。珠。光。以。娛。之。也。少。
須。一。男。子。呵。欠。而。出。似。睡。魔。尙。躡。於。後。衣。襟。
袒。而。未。合。如。御。西。服。此。男。子。年。事。在。二。十六。
七。之。間。較。婦。或。當。有。十。齡。之。穉。容。色。白。晰。顧。
非。姱。美。不知。者。必。將。謂。其。與。此。中。年。婦。爲。母。
子。實。則。唱。隨。共。衾。席。者。試。設。想。其。結。縗。時。洞。
房。夜。靜。之。候。此。男。子。第。一。次。呼。其。新。婦。必。當。

稱之以姊而新婦亦必自問年長低聲漫應之矣。男子名敏卽爲酒肆之主人以內助賢店事悉以見委矧當鑪人尤宜於女世人苟知卓文君故事者必弗謂吾言之不當也。敏婦旣善經紀敢以是居家多暇遂傭於某公司爲夥友竭力獻其詔笑之能月博數金以歸助其買棗之資本數年後薪值增至數十金於是意氣倍豪竊喜能以美貌取人厚俸視天下人舉不足道以是所御衣履逐日事。

華美力効上流人之所爲當其馳車路上時赫然外表必無人信其贊鼻禪卽隱於華屋之內也卽其每晚歸家時見者亦必訝此貴客之降臨陋市大足爲此肆榮若曰此卽酒肆之主人當鑪之人卽其夫人而酒器疊疊即此貴客家中之長物此語苟出又孰能眞信者敏於公司中每月所得之薪金實則已足敷其贍家之需初不必更藉賣酒之生涯用爲挹注顧彼嗜利成性凡有可以增加其

錢。橐。之。重。量。者。無。不。亟。趣。爲。之。不。復。計。其。
餘。事。今。此。酒。肆。雖。簡。陋。然。亦。能。日。分。下。流。社。
會。中。人。每。月。所。得。工。值。之。半。則。所。入。亦。正。不。
惡。敏。又。烏。忍。捨。之。耶。敏。每。日。早。出。晚。歸。意。甚。
自。得。而。店。事。有。婦。爲。之。料。理。井。井。脫。然。無。內。
顧。之。累。在。彼。亦。自。引。爲。揚。眉。得。意。之。秋。矣。是
日。敏。曉。起。忽。憶。及。昨。日。在。公。司。中。瀕。行。時。經。
理。會。說。以。明。日。蒞。事。須。較。平。日。爲。早。以。有。要。
務。待。理。也。敏。一。念。及。此。立。趨。店。房。促。其。婦。進。

熱。水。以。備。鹽。洗。婦。立。以。磁。盆。盛。水。上。其。夫。敏。
且。盥。且。言。曰。今。日。公。司。中。有。機。要。事。待。決。於。
余。故。必。早。詣。須。知。經。理。近。殊。器。余。百。事。咸。須。
與。余。共。籌。而。余。亦。屢。爲。公。司。操。勝。算。故。取。信。
尤。堅。婦。聞。言。屢。屢。點。首。其。枯。槁。之。臉。上。遂。亦。
絲。絲。露。其。春。氣。矣。天。下。女。子。苟。一。聞。其。夫。婿。
有。升。騰。之。機。則。私。心。竊。喜。蓋。有。不。可。名。狀。者。
此。時。敏。婦。之。快。慰。亦。正。可。推。類。而。知。之。矣。敏。
盥。洗。既。畢。即。匆。匆。出。門。直。趨。其。治。事。之。所。且。

就晨餐。此晨餐不飯於家。正其心計之工。以家中藉此可省却一人食料也。餐後坐待其經理。久久不至。實則經理貴人。胡能限時而至者。且昨日之約。或出之無意耳。顧敏旣奉此旨。距敢玩視。當其據案坐待時。思潮雜遲。不可方物。顧雖如是。彼此時腦中盤旋往復之思慮。其統系則又絕易尋索者。以其所思。雖萬緒千頭。而歸來之點。總不外於求媚。其上。其第一念。即思今日經理至時。宜竭力。

自表其效忠公司之素志。次則作感恩知己之詞。以悅經理之意。已而他同事次第咸蒞。敏默然獨坐。飽聽。茫然之足音。亦大足解其枯寂矣。敏位在學徒上。故其權威足以驅使學徒。彼此時見經理。尙不至覺蕭然無所事。遂掣鈴召學徒入。命研墨汁於硯。甲學徒旣受命。復召乙學徒。以壺取水。此輩進身時。咸受家庭之諄囑。謂得位於此。實殊幸。他日可進而致多金。此輩入門之始。即已彷彿見金。

庫高峙於眼前。尤不敢稍違其位。在己上者。不爾者。行且自閑。其致富之路。以是敏之號。令得坦然行之。無所沮。若以身家相衡者。則敏尚在學徒之下也。敏於同事中。凡位分。相若之人。則貌爲敬愛。而心叵鄙之。然亦有與之臭味相投者。則陰相結納。以植聲氣。此外尙有一士流。爲暫安棲息之計。遂日與僧侶等爲伍。此士流性不諳俗。則寄其情於文字。於是敏與其徒侶咸竊議。其傲岸且謂若人。

沾沾然以文字自負。實則文字何裨於事。今但一揆其位分。則文字之爲效已可想見。試思彼長日爲人司喉舌。伏案窮年所得。視我才藻委身於市井之中。欲與齷齪小人爭一日之短長。爲計固已大左。矧逢迎阿匿之徒。易獲其在上者之心。而文士筆墨之外。但知安其素守。絕無夤緣攢營之特才。則又胡能與若輩分庭抗禮耶。已而經理挺其道貌。而

至敏低聲下氣極意承迎時經理方卸其外。衣敏接而微拂就衣架懸之繼乃堆其笑臉。問經理曰昨夜散事時經理曾謂余今日當早蒞度經理必爲他事所絆故未踐言經理聞之微微轉動其眸子曰然余事乃大忙致爽所約雖然若今晨蒞事必至早矣敏曰良如經理言余凌晨卽來此同事咸未集也經理乃曰若臨事殊忠勤此言一出敏張口如吞美味樂乃無藝因卽乘其上下唇未合而

言曰此何足道果經理有命者義當奔走無敢懈經理曰善余昨日所約汝者蓋爲某製造廠定貨事今爲時已弗早汝可一行且速歸報也敏立應曰諾卽飛步出門僱一人人力車行矣敏在車上唇際啞一烟捲徐徐吸之而腦中思潮又大起厥狀殆與車輪之旋轉及烟霧之騰起同其繁複自念經理今竟以重任相畀足以見其信愛之深某製造廠定貨爲數可十餘萬今以我一人往將其事爲

責亦非細矣彼圖度所及似眼前隨處均放爲生活上之光明自慶可弗以備保終身矣迨事畢歸時經理方斜倚沙發椅上作午睡敏雖急於復命然不敢動擾靜侍於傍者可半句鐘之久經理始醒敏遂上白某製造廠定貨事大抵已就緒且自詡出言之勝人經理微領之時經理一足高承於椅欄之上忽墮其履敏立取而上之經理點首示謝意少須有客至經理顧敏令退敏出則誇語其同

儕曰今日之事殊重大某廠定貨達十餘萬經理囑余獨任之余受命之始頗慮有失既而面其廠主立談卽定彼廠主之詞鋒遠非余敵蓋余尤刃之發硎而彼則有類鉛刀已銹也言時眉孔中咸露得色及晚公司治事規定之時間已滿衆執事咸散去敏立於大門之次以待經理經理食祿旣優享用亦美時摩托車方止於門外經理旣出敏趨與爲禮似欲有所白經理命之共載敏辭不敢顧

經理度量宏廓。初不自惜其車中盈尺之地。固令之登。遂登時其諸同事尙緩步於途中。

經理馳車過時。敏故作左右顧意在自眩。其與經理共載之榮。使諸同事望而生羨。顧車行甚速。而彼徒行之同事又未若敏之注意。初不一加盼睐。及車中之人。敏以此深自失。望頗懸。麌輪之敗興。吾書至此。敏一日之事已畢。而爾時與經理同車共載。此去或飯於經理之家。或經理宴客於市樓。敏從旁爲陪。

席均未可料。若揣其此夕床頭私語言及此。一日之事。其婦必樂而忘倦矣。

○香艷小語

菊高

巴黎少年密特爾之艷福。誠不淺哉。羣花爛爛之中。與美姝花思麗成夫婦。關係香頰淺暈。秋波微睇。一介措大。嚮之密特爾得完全領略。且獲聆其罄曬之矣。翁鶯聲吻其滴滴之櫻唇。彼面團團之密誠艷福。不淺哉。

○羅漢

許
塵
父

枚。一。漢。從。大。鄉。有。某。甲。者。素。行。無。賴。而。譎。點。多。知。常。以。詐。術。賺。飲。人。咸。恨。之。呼。爲。白。食。鬼。鄰。主。鉅。寺。主。僧。遂。與。某。
吾。今。先。作。泥。團。九。耳。僧。聞。之。笑。不。可。仰。知。爲。無。賴。逐。之。去。
工。僅。作。泥。團。九。耳。僧。聞。之。笑。不。可。仰。知。爲。無。賴。逐。之。去。
正。工。僅。作。泥。團。九。耳。僧。聞。之。笑。不。可。仰。知。爲。無。賴。逐。之。去。
從。之。甲。惟。日。局。門。飲。食。醉。飽。則。睡。似。無。所。動。作。者。有。時。取。水。肉。飲。食。足。矣。主。僧。欲。覘。其。異。之。去。
漢。成。百。餘。粒。或。數。十。粒。主。僧。益。異。之。不。能。復。耐。迺。親。往。問。曰。君。言。將。于。一。月。內。爲。我。團。九。不。造。形。千。戒。釋。日。

□早嫁十年

王西神

金錢二字含有無上的神秘。他的原質千品萬類一齊歸納在內。任你化學專家也把他分析不清。他的作用出神入化。任你哲學大家也發揮不出他的原理。大千衆生顛倒因緣。結果總不過做着金錢二字的奴隸。一經揭破了他的黑幕。只有長歎一聲『早知如是』。

此何苦當初。』然而一般人總是提起精神。向前奮鬥。從沒有退一步。想望着後面回顧。回顧的有了這般的人類。自然造成這樣的社會種。因得果飲水思源真和算學中得數。一般公式雖有種種的不同。這得數的數目。是一些不會參差的。愛情的勢力總可算。

在人生觀中佔着第一把交椅了。有許多人說愛情聖把他和金錢二字相提並論其實愛情仍舊是金錢的附屬品。受着金錢的驅使做着金錢的玩弄。金屋藏嬌歌樓買笑。情深一往緣結三生蜜味。輸甜海波比鵝旁。人看着肉麻。他們還要付之一笑。說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呢。等到秋扇之捐。不在秋風以後。不知道的還替他們解嘲。說句擇持門面的話。道是色衰愛弛。其實是金盡緣離罷了。

講到伊的色字。非但沒有變換或者琵琶別抱。嫁着一位財神菩薩。把刀頭上舐血積下來的造孽錢供伊揮霍。伊的風頭還要比較從前格外起勁咧。再不然舊日藁砧碰到了一個機會。攢上整千整萬的財產下堂棄婦。儘可仍作歸閭新姬。見金夫不有躬情場幻劇。何所不有。有了面團團的金錢。這破鏡可以重圓了。若是沒有那件團圓燦爛的東西。本來很圓的事情。還要弄成方的怎樣。再

想他轉方爲圓呢。一般的人沒有解決這項先決問題。單單空口說白話難怪他要失敗。喲像一家人家用人一般人家有一個絕好的譬喻。說用人初來的時候像走盤珠不撥自動殷勤非凡。用了幾時像算盤珠非撥不動漸漸兒不及從前的肯耐勞。枉苦了再福。幾時像定盤珠撥也不動。簡直是僵在那兒。祇好解除主僕之約。這類譬喻雖然妙絕根本問題總爲着金錢二字。用人初來時想得

主人的重利自然是格外討好等了幾時主人的西洋鏡給他看穿了便有些貪吃懶做所以造這個譬喻的人一定是我輩中人島瘦郊寒奴星不耀纔發出這種感慨若是有錢的人朱門豪傑舐痔膏癰既然沒有得着這種教訓就也不會發生這種觀念了。再從朋友方面說來有兩個很好的朋友。在一個公司中執業有一次兩人中有一人病了病勢極爲凶險旁人勸他回家調治臨走的

時候向帳房中借了兩個月薪水。除了飯錢哩。洗衣整容添置雜物種種開銷所剩有限。路上的川資回家後的醫藥費家中幾個月的開支都算在這幾塊錢上面。本來是病情很危殆的。經此一番籌劃。覺着前途很是黑暗。茫茫來日不容易平安走過纔平的氣重。又喘起來了。剛退的熱度重又高漲起來了。扶着一個小茶房一拐半踅的向着諸位同事告別。和他最要好的那位友人却又和他

算起帳來。他只得忍氣吞聲從腰包中掏出一塊大洋。兩個小角子出來還了這位友人。纔金吾不禁的走出公司的大門。一塊二角錢的帳目算不了什麼。不過在那位病人方面非但爲着這點小款。平空多了許多麻煩。而且他也在用錢的當兒。似乎區區小費在平常多吃一頓點心。多坐幾回車子。就消耗完了。在病的時候。青黃不接却也可把他備緩急哩。況且照他們倆的交誼。別說這一事。

塊。二。角。錢。就。是。十二。塊。錢。一。百。二。十。塊。錢。也。
儘。可。互。通。有。無。難。道。連。這。一。點。兒。的。信。用。都。
沒。有。一。定。要。乘。人。於。危。在。扶。病。臨。別。的。當。兒。
強。迫。他。清。理。債。務。麼。然。而。在。對。方。那。位。友。人。
說。來。却。又。振。振。有。詞。他。說。他。這。一。去。之。後。
道。他。能。來。不。能。來。就。算。他。依。舊。來。了。我。們。的。
友。誼。是。由。感。情。結。合。的。不。是。用。金。錢。聯。絡。的。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然。而。親。兄。弟。明。算。帳。這。
句。俗。語。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麼。所。以。旁。的。事。

情。真。可。商。量。獨。有。這。金。錢。二。字。不。能。勉。強。舍。
糊。這。項。數。目。雖。然。不。大。然。而。無。論。大。小。我。總。
是。他。的。債。權。人。有。履。行。責。償。的。職。權。天。下。事。
無。小。非。大。積。小。成。大。不。是。說。句。誇。口。話。若。是。
鄙。人。做。了。中。華。民。國。的。財。政。總。長。包。管。弄。得。
萬。縷。千。絲。頭。頭。是。道。錙。銖。不。較。涓。滴。歸。公。斷。
不。致。像。那。鐵。面。無。私。的。董。公。經。着。幾。位。候。
補。老。爺。的。洋。傘。柄。扇。骨。子。一。頓。打。就。溜。之。大。
吉。眼。看。看。中。國。財。政。破。產。儘。管。自。已。到。外。國。

去做他逍遙遊呢。這番議論好像時髦政客發表他的政見，旁的人也無從加以評斷。不過借他來做近時交道的龜鑑倒很可作爲參考資料。朋友如此人家還可說是疏不間親。那末一家骨肉總算是最親的了。應該不致爲着金錢發生意外的風波這樣說來。下面的一件事就很有記述的價值了。諸君讀了或許也要發些感慨呢。

盧杏娟女士今年三十多歲了，在十年前嫁了一個姓郁的。在鐵路上當着一個小職事。雖然每月所入不多却也省吃儉用。儘夠一家的澆裏。無奈這位杏娟女士生性高傲。事事不肯落人之後。吃的穿的用的總要比人家勝上一籌。給人家稱讚一聲。那纔心滿意足。伊本是大家閨秀。伊的曾祖是商界著名人物。忽然中了書毒。深恨自己沒有讀過書。逼着他兒子棄賈爲儒。請着幾位名師盡心教導文理。居然讀通家境却也窮起來了。弄

到後來肚裏越通家裏越窮傳到杏娟的父親可是一位跨寵的賢郎洋洋灑灑筆下着實來得可是他窮的程度也比乃父加上幾倍許多親友都勸着他道弓人之子爲弓冶人之子爲冶君家世代經商犯不着死守着幾本撈什子的破書窮到這般地步還是早點重理舊業恢復家聲罷杏娟的父親那裏肯信依舊是閉戶讀書聲出金石一家的人都說他是書癡他的夫人原很賢淑的不過

天天幹這無米爲炊的生活牛衣對泣有時也未免要怨天尤人杏娟的父親就哦着兩首虞美人詞慰解他的夫人道玉敘拋却朱顏換清絕梅花伴羅紈盡舊衣裳贖得嫁時黃竹女兒箱一燈風雪蘆簾下幾度酸辛話年來艱苦只卿知不識今年鹽米怎支持詞華屈宋才班馬是豈長貧者他年富貴不可相忘我本三生蓬島舊仙郎語卿且把眉頭解况更春回快梅花開過杏花開報道東風

次第草堂來他的夫人聽了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又嘆哩嘆叨的和他說道上月的米錢店中來討過三次了月初買了兩塊錢柴明天又要燒完這都可從長計議只有杏娟親事都家一定要下月成禮我們兩手空空怎樣料理此事你也要趕快設法不要儘着成天到晚學那蚊子叫難道這樣的哼來哼去會哼出銀子來不成杏娟的父親原想他的夫人聽了這兩首詞和他唱酬起來蘆簾

紙關賡和雙聲再不想因此反惹出一場煩惱就擺出名士架子冷然答道婚姻大事稱家有無世俗奢華行過其實正賴我們有智識階級起來改革中國人的大毛病就是人只會嚷着革命却人人不會去改革風俗從前人嫁女或是把論語一部當作妝匣或是把詩稿幾冊作為贈嫁有的用端硯一方有的用古琴一張軒名琴勝館號硯緣甚有二十八字的詩媒藕花香裏牒註鴛鴦這樣

的雅人深致正是我們所當取法的像社會上種種的惡俗窮奢極欲結果只被人說上一聲買賣式婚姻真是何苦呢說完又反背着手在屋簷之下踱來踱去做他的無題詩。他夫人也沒得話再說杏娟小姐也委屈到了一百二十分吉期既屆草草成禮幸虧那位郁家郎君倒也很有雅骨的與杏娟的父親可稱玉潤冰清並不以妝檻有無爲念光陰像插翅似的飛一般的過去霹靂一聲天

翻地覆宣統四年換了民國紀元杏娟父親也隨着這次新潮流福至心靈擲下了破硯殘書幹他的新人物運動先是在一位都督手下充當祕書後來又做了幾任縣知事辦了幾次統捐局宦囊着實充足富貴逼人自到一百二十分吉期既屆草草成禮幸虧那位郁家郎君倒也很有雅骨的與杏娟的父親可稱玉潤冰清並不以妝檻有無爲念光陰像插翅似的飛一般的過去霹靂一聲天

的。做。他。生。意。再。也。不。作。出。岫。閒。雲。了。有。一。天。
他的。寓。廬。中。懸。燈。結。彩。新。近。蓋。了。一。座。花。園。
也。裝。點。得。火。樹。銀。花。城。開。不。夜。三。鱗。四。舍。都。
嚷。着。廬。公。館。中。嫁。八。小。姐。齊。來。參。預。盛。典。擁。
擠。得。其。門。如。市。廳。上。擺。着。全。副。嫁。裝。紅。木。的。
全。房。器。具。金。檯。面。幾。桌。銀。檯。面。幾。桌。飾。繡。的。
被。褥。幾。牀。十。色。五。光。看。的。人。連。眼。光。都。耀。花。
了。冷。不。防。來。了。一。位。大。姑。奶。奶。就。是。那。位。杏。
娟。女。士。了。曉。嚙。一。聲。把。兩。面。紅。木。大。櫈。的。玻。

璃。櫃。門。打。成。一。個。粉。碎。還。是。一。把。眼。淚。一。把。
鼻。涕。坐。在。廳。上。大。哭。大。罵。帶。訴。帶。說。我。嫁。的。
時。候。連。箱。子。都。沒。有。一。隻。現。在。妹。子。出。去。這。
樣。風。光。未。免。太。欺。人。啊。可。不。是。隔。重。肚。皮。隔。
重。山。大。家。都。是。一。母。所。生。爲。什。麼。要。這。樣。的。
偏。枯。厚。薄。也。須。還。我。一。個。下。落。哩。當。時。自。有。
許。多。親。戚。眷。屬。好。容。易。做。好。做。歹。勸。了。進。去。
接。着。又。是。二。姑。奶。奶。來。了。照。樣。的。大。鬧。一。場。
偏。偏。那。位。八。小。姐。又。是。從。小。嬌。養。慣。的。伊。的。

父。母。說。是。養。了。伊。運。氣。纔。轉。過。來。的。伊。的。八。
字。好。是。金。飯。籜。坐。命。所。以。伊。要。什。麼。便。給。伊。
什。麼。尋。常。對。他。說。句。話。還。要。斟。酌。一。下。子。
不。要。說。得。太。重。了。叫。他。受。了。委。屈。伊。又。要。在。幾。
位。姊。姊。面。前。擺。弄。他。的。威。風。手。上。戴。了。白。菓。
大。小。一。閃。一。閃。的。金。鋼。鑽。戒。指。在。杏。娟。等。看。
起。來。那。裏。是。金。鋼。鑽。分。明。是。眼。中。之。釘。伊。的。
光。多。閃。上。一。閃。便。是。這。眼。中。之。釘。在。伊。身。上。
多。刺。一。刺。然。而。八。小。姐。並。不。覺。得。這。番。料。

理。婚。事。一。切。都。是。伊。自。己。主。張。上。海。的。閨。綽。
事。情。應。有。盡。有。沒。有。一。件。不。被。伊。找。到。結。婚。
時。的。一。套。大。禮。服。是。在。杭。州。第。一。家。綢。緞。廠。
中。定。織。的。餘。外。像。脚。上。穿。的。繡。鞋。哩。頭。上。披。
的。紅。紗。哩。都。是。花。樣。新。翻。好。在。伊。只。要。開。
口。自。然。有。籌。備。大。典。處。的。辦。公。人。員。替。他。
大。小。一。閃。一。閃。的。金。鋼。鑽。戒。指。在。杏。娟。等。看。
探。辨。像。洪。憲。皇。帝。的。龍。鞋。一。雙。要。多。少。萬。御。
牀。一。座。要。多。少。萬。比。較。起。來。八。小。姐。大。可。誇。
張。說。一。聲。是。女。皇。呢。禮。服。上。用。的。一。串。晶。圓。

珠子和金鋼鑽串成的掛件。更是人間第一。蓋世無雙。伊費了好幾個月的光陰。方才配全成功的。平常放在一隻貼身的小鐵箱中。鑰匙是知心侍婢阿菊收掌的。這天大婚吉期。伊心中未免有些小鹿般撞着。事情一多。精神未免失於檢點。到了吉時。既居裝扮起。來樣樣齊備。臨走只少這一串珠鑽掛件。這房的一擊。一般頓時關閉了宅門。合家大索。

合浦之珠。休想他有重還的希望。沒奈何。只而來到此也。未免有些敗興。然而大海撈針。得化了七千兩銀子。到珠店中從新配上一個。現成珠兜。胡亂成禮。八小姐已是哭得像淚人兒一般的了。當合宅紛亂的時候。公館中有一間密室。杏娟女士和伊的第二個妹子。兩個人躲在室中。喊喊私語。杏娟女士道。二妹東西。總算到手了。也算出了我們一口。

惡氣只是我總怨自己的命不好爲什麼不

讓我停了十年再嫁偏偏老早就要嫁人呢。

那位妹子答道怕不是麼我也沒得他說我
只恨爲什麼要使我早嫁十年

○妙對

本鄉有忻某者幼時入塾讀書師命對課

題爲「月中桂」忻某即應聲對曰「星
裏麻」師不解問曰星內那裏有麻忻某
答曰星有牛郎星織女星織女星豈非織
麻乎師無言可答

○吃白酒 瘦懷
某往白酒肆食白酒一小鉢酒保向
之取資某固滑稽卽與銅元一枚酒
分保含怒曰每鉢須銅元十枚今付十
爾不顧名思義酒爲白酒乎某曰
一尚缺其九請先生照付某乃曰
何絮絮爲豈真不知白酒之名義哉

酒保一時無對某乃揚袖而去

甘肅甯夏有一古河灘面積十八方里淺水一泓土質肥細所產之草皆長四五寸蒙茸可愛如人工剪之者然牧者畜羊其中羊食其草則脛骨皆軟能臥而不能行牧者就灘內刈草汲水以飼之年餘其毛長成極美觀加以人力製爲裘非常輕暖與他處迥異每裘重量有不及一斤者故稱之曰灘羊皮光緒末造灘水驟涸遂成廢渚灘羊乃絕售皮貨者以最高之二毛冒其名以欺顧客而購者又多不知命名之意於是彼以僞來此亦貿然應之以致名存而實亡吾國粹率無人講求保護大都任其自爲存滅灘羊猶其極細至微者也

心吾

恨

履冰館主

戰雲起了大中華民國全國的愛國男兒一個個磨拳擦掌厲兵秣馬預備和那東鄰敵國拚個你死我活大殺一場這一次戰事的結果雖然成敗利鈍未易逆料鹿死誰手還未可知但是現在我們中華民國的四萬萬同胞人人知道愛國遠非從前醉生夢死做

東亞臥獅的時候可比不說別的就是那一片同仇敵愾一致對外的氣概已足足可以嚇倒那些島國豆兵而有餘實行開仗起來還怕有什麼失敗嗎

一間精美華麗的書房佈置得十分幽雅向裏開窗由窗外望出去便是一所極大的

花園園內花草亭榭歷歷入目。一個十八九歲很美麗的女郎安然坐在室中一隻沙發上面玉手中拿着一本小說正在那裏默默地披閱停了一會兒忽然門外一陣子皮靴橐橐之聲接着門鈴響處便見一個年約二十左右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美少年走了進來這少年一頭走一頭便喊着黛影黛影女郎看見少年進來芙蓉般的嬌面上立刻現出兩個紅紅的淺渴來急忙將那本小說

放了下來立起身迎上前去嬌聲笑道韻哥你來得真巧我獨自一人正嫌十分氣悶想打電話給你不料你竟來咧少年聽着一面笑一面拉着黛影玉腕一同坐了下來又對她說道黛妹你知道嗎再隔三天我便要和你分手出去打仗了此來正是和你道別呢黛影聽了這話不由得從椅上直跳起來道韻哥真的嗎你別騙我少年道自然真的別的事情我或者也許和你開玩笑騙騙你

難道這等大事還喚你不成嗎？況且你又是我最親最愛的女友……黛影聽了這話兒，粉面上不由微微暈上了幾絲紅雲，嬌滴滴的曼聲應道：韻哥，我不過說說罷了，我素知你的性情是一個熱誠愛國的男兒。這次我們政府裏宣戰令下，我便想到你一定出去，就是你不來告訴我，我就猜着你此來是爲了出征的事情的了。少年聽了不覺微微一笑，道：黛妹，你這張小嘴兒口才辯給倒也着實。

不錯，不過我還有一句要緊的話兒，問你要切實回答就是你聽得了我出征的消息，你心中還是喜呢，還是憂呢？黛影聽他問出這句話兒，芳心不由忐忑起來，欲待說喜，然而戰爭終是一件危險之事，雖說凱旋歸來，可喜可賀，但此番出去，死生未卜，到底有些放心不下，欲待說憂，又恐韻聲（少年名）笑她膽怯，有些說不出口，喜憂兩字在她心中打戰了好幾分鐘，遲疑不決，到末後究竟

愛國之心——便是喜心——占了勝着。於是侃侃的說道：韻哥爲國出力是你們男子漢的本分，我見你能盡本分，肯替國家出力，自然歡喜不暇。但望韻哥此次出征早些旗開得勝，建立大功，將來奏凱歸來，全國瞻仰。那時非但是韻哥自己的榮耀，便是你的女兒魏黛影面子上也要覺得平添許多光彩。呢，韻聲聽了很得意似的笑道：黛妹，你這幾句話兒謹當銘之心，胸永不忘。可是我

現在正預備行裝，不日開赴前敵，百事麻亂，還急於歸家料理。現在便當歸去三天後，我臨走的時候，大約還要來此一次，和黛妹作末一次的話別。呢，黛影知道他事情忙碌，也不便再留他多坐，親自送他出了自己書房，走過園子，出了大門，一直看他一步一步的漸漸走得遠了，方始蓮步姗姗的回到自己房中，想起三日之後，韻聲便要走了，此後生死難卜，不由暗暗傷心。

隔了一天蔣韻聲又到魏家來訪他的意中人黛影了。黛影聽得他在園中喊着黛妹。黛妹的聲音便立刻飛也似的走出自己房門。迎上前去可是見了韻聲的面却不禁大大吃了驚。只見韻聲面色十分難看好像受了什麼極重大的打擊似的灰白中又夾着一股怒氣看見黛影出來劈頭便顫聲道：「黛妹請你恕我我不能去出征了。」這一次黛影注耳傾聽韻聲的話兒一字一字清清楚楚的跳入她的耳中。她便不由得低低的叫了一聲啊幾乎暈了過去。

所以問道：「韻哥你說什麼呀？請你再說一遍。」她很希望她聽得韻聲說的不出去的話是韻聲說錯了或是她自己聽錯了。那知事實上竟大大的不然。只聽得韻聲第二次又很急促很懇切的顫聲說道：「黛妹請你恕我我不能去出征了。」這一次黛影注耳傾聽韻聲的話兒一字一字清清楚楚的跳入她的耳中。她便不由得低低的叫了一聲啊幾乎暈了過去。

魏黛影是一個聰明絕頂豔麗若仙的女郎。早年便失了怙恃又沒有弟兄姊妹一個人孤零零的從小便由他伯父撫養教管她伯父是個愛國志士年富力強的時候也會替國家大大的建立過一番事業他最愛黛影常將自己青年壯年時候的愛國歷史和「國以民存民以國立」這兩句話的道理講給她聽又特為去買了許多記述中外女英雄女豪傑的愛國歷史書本給她觀看助長。

她的愛國觀念黛影耳濡目染那愛國的心自然漸漸長發起來她芳齡一年增一年愛國心也一年長一年她常以身為女子不能荷槍跨馬身入沙場為國出力為一件大大的憾事可是她自己既然不能出去一寸芳心便不免深深仰慕那些奮勇疆場果敢無匹的青年戰士心香一瓣常願得一個愛國勇少年以身事之恰巧此時戰雲忽起便見她那最知己的好友蔣韻聲自告奮勇情願

爲國捐軀。那時她中心喜悅。自然匪言可喻。私心默許。總以韻聲爲她的未婚夫了。但是事變忽起。惡消息天外飛來。韻聲忽然改變。目的說是不去出戰了。從此一片歡欣。立時付諸東流。讀者諸君試替她設身處地想想。她那時的悲憤是如何呢。

韻哥你究竟爲了什麼忽然變計不去了呢。難道你怕戰爭的危險嗎？唉！韻哥難道你怕死嗎？韻哥！你也枉爲一個男子漢太無

用了。韻哥呀！你即使自己不願出去。你也得看着。你好友魏黛影的分上去一次呀。再說。你即使看不起我不願爲我出力。你難道竟不看我們的祖國。我們四萬萬同胞。身所寄託的大中華民國。分上麼……黛影一頭說。一頭便慢伸玉腕。從案上一隻玻璃箱內取出一面紅黃藍白黑五色燦爛的中華國旗。揚了一揚。接着便又說道：韻哥！你難道忍心看着我們的祖國被人家欺侮嗎？你難道忍

心看着這面美麗的旗兒被敵國踐踏嗎？你難道坐視我們中國的勇敢男兒成羣結隊一個個的出去很勇敢不顧生死的爲國出力？你自己身爲中華民國國民的一份子有機會可以報國却因貪生怕死躲在家中不敢出去坐聽他們的笑罵嗎？唉吾親愛的韻哥呀快快振作精神出去作戰男兒戰死沙場馬革裹尸是一件極榮譽的事情有什麼畏縮不前呢？韻哥請你聽了我的話兒兒那麼我便不去也就是了又何必多一番。

趕快打消那怕死的念頭罷。

蔣韻聲垂頭喪氣的坐在黛影旁邊起先是。一言不發及至聽黛影把話說完了他方始長歎一聲慢慢的對黛影說道黛影妹呀我這個人的性情脾氣你是素來知道的我自信我雖不能稱得一個出類拔萃的愛國傑士但我那一顆愛國的心兒也不能算得薄弱我若是如黛妹所說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兒那麼我便不去也就是了又何必多一番。

手脚裝出預備出去的模樣。昨天特地來此。

別再與我爲難罷。

和你開玩笑欺謾你呢。況且你又是我親愛的人。我又知道你是個十分愛國的女子。難不感我竟忍心跑來騙你使你空歡喜嗎。黛影妹妹你須知道我的忽然變計實在爲了一個極大的原因。與我們大中華民國極有關係。你是愛國女子就不當來阻止我的行動。加之此事與你又有些間接的關係。現在不便告訴於你。請你鑒着我的苦衷可憐我。

魏黛影和蔣韻聲是五六年的老朋友了。他們兩個彼此的感情原很誠摯。在看官們想起來黛影聽了韻聲這番懇切的說話。總當信他所說。鑒他的苦衷不再和他廝纏不再笑。他是貪生怕死了。那知黛影這人是一個絕對的愛國主義者。她的意思以爲自己的祖國是一個人唯一的親愛。爲國出力。是一個人唯一的責任。此外無論什麼天大的大。

事總不能阻止任何人的愛國舉動所以她聽了韻聲說有一個極大的原因阻止他的出征一語心中便大大的不以爲然兼之黛影性情高傲凡事總自以爲是聽說韻聲不出去的原因與她自己也有些間接的關係那關係是什麼韻聲又吞吞吐吐不肯說明便格外覺得韻聲實在沒有什麼緣故不過是故作託辭所以說和她有關係使她十分相信不致和他決裂呢黛影想到此處粉面

上不覺飛上兩朵桃花微含怒意嬌嗔道很好你既然重視自己輕視祖國不肯爲了祖國的緣故喪失你寶貴的生命也就罷了何必又來誑我說是有一個絕大的原因咧問必又來誑我說是有一個絕大的原因咧問你什麼原因又說不出來分明是謊我罷了你又說你的不去和我也有關係難道我有什么歹意阻止你去不成嗎……黛影說到此處眼圈不覺微微的紅了又接着道韻聲先生你須知道我不能愛一個不愛國的人

更不能同一個不愛國的人多說無意識的說話。你的去不去我自然不能強迫你請你自便罷……她說完了這話兒便使勁的將嬌軀轉了過去走近靠窗邊一隻黑檀木書桌很命的用玉指將桌上的一隻鍍銀呼人鈴捺了一下一陣鈴聲鐺鐺的響便見一個女傭走了進來黛影負氣大聲對女傭說道你送蔣先生出去罷韻聲此時又羞又怒要想和黛影發作心中又覺不忍要想將那不

去的原因說出又怕她聽了生氣而且也並不見得就肯相信只得強忍着一肚皮的鬱氣柔聲對她告別道黛影我去了我們再見罷黛影頭也不回冷冷答道再見嗎恐怕不能了韻聲聽了覺得十分傷心慢慢的從衣架上取了帽兒跟着那女傭走出去

韻聲一步一步的走出去那皮鞋橐橐之聲聲聲跳入黛影耳內她的芳心便也不由自主的七上八落起來想這樣的對着女傭面

前公然下那逐客之令未免太予人以難堪。將和韻聲幾年來濃密的交情付之流水似乎有些對不住他要想法去請他回來心中又老大的不願意看來韻聲也是個心高氣傲

又溫又軟的手兒正想立起身來看個仔細耳畔又聽得一種極溫和的聲音說道黛妹究竟爲了什麼事呢值得如此傷心快快別哭罷

的人物也不會再來的了心中越想越恨傷心之極忍不住哇的一聲伏在一隻安樂椅上啜啜哭泣起來這樣約莫隔了十多分鐘光景忽然覺得有一樣東西輕輕的擋在黛影香肩上連忙用手去摸了一摸竟是一隻

的美少年

這個美少年姓李名叫正德是黛影的表兄。又是韻聲的同學三人互相認識常常聚在一塊兒或是出去遊玩或是在家裏談心論一起這蔣李二人姿容是同一的瀟洒絕俗學識是同一的超羣軼衆可是兩人的性情却大大的不同原來韻聲這人賦性正直豪爽毫無作偽虛假是一個熱血的男兒正德却是胸多城府奸滑有智是一個陰險的小人。

他尤工媚術喜歡在女子身上用功夫青年女子常易受他的誘惑黛影雖然聰明絕頂却也受他羈縻除了韻聲之外就和他最最親密惟有韻聲從小便和正德同學知道他不是正路人幾次示意黛影勸她不要過於聽信親近正德慎防受他之欺黛影有時也聽他的話和正德略疏遠有時却心中不以爲然還誤會韻聲的意思以爲他意存姦妬笑而不答正德雖在暗中可是他計謀多

端。豈有看不出韻聲不喜他的道理。於是懷恨在心時想得機報仇蔣李二人從此便互相疾視漸漸失和起來。

當下黛影看見正德來訪他連忙止住哭聲。將一方淡湖色的絲帕拭乾了眼淚請他坐下却因氣憤韻聲的緣故便格外和正德親密了一些二人坐定正德開口帶笑問道黛妹你方才爲了什麼哭得如此悽慘難道你知道我已經報名入伍後天便要出赴前敵。

故意給我一個不吉利就大哭一場嗎。黛影聽了又驚又喜也不暇告知他方纔的事情。只是問道德哥你果真後天便出去打仗了麼。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使我可以早些歡喜呢。正德笑道本當早日便來說明却是爲了此事連日十分忙碌無暇來此所以遲至今日方來和吾妹話別呢。黛影很快活的說道德哥你如此勇敢替我們祖國出力我實在欽佩得很但望德哥勉力殺敵建立大

功替大中華民國吐氣叫敵國知道我們的
利害。我便欣喜不盡了。正德一面笑一面說。
道黛妹你聽得我投身軍中別的話不說單
單勉勵我這幾句愛國的話兒可見黛妹平
素的抱負究竟不凡謹當銘諸心腑永永不
忘。但是我還有不很重要的請求要得黛妹
的允許不知黛妹你可容我說出來嗎。黛影
笑道德哥說那裏話來我和你是表兄妹至
咸有什麼話不好講有話請說若是可以答

情一半也。因心中不知道到底還是答應正德的請求呢？還是不答應的好思想若是答應了，正德便未免負了韻聲，欲要不答應，又恐使正德失望而致氣短，左右爲難，竟半晌說不出話來。正德見黛影這個樣兒，不由得發急起來，連連催促她道：妹妹若肯答應我，這一件事那麼我一生的大願已遂。明天我們立刻結婚，後天我便出赴戰場。若是黛妹不肯，我拒絕我的請求，我的希望已

絕。還有什麼生趣？倒不如立刻死在黛妹面前，以表明我愛你的真心罷。黛影聽正德話兒，說得如此懇切，芳心不覺漸漸活動起來。想若使我不許允他這件婚事，斷絕他的希望，雖然不見得他真個會如他所說立刻自殺，但終不免使他灰心。後天出去打仗，也許便不肯盡力了。這不是我害了他嗎？倒不如答應了他，遂了他的心願。然後出去從軍，必能奮發有爲，不負他平生的本領。至於那蔣

說聲現在我既然與他決裂還去理他則甚
難道還要戀戀於這種貪生怕死之徒不成

嗚黛影想到此處又見正德儘管催促只得
含羞低聲對他說道吾哥以身許國矢志殺
敵可敬可羨我魏黛影雖然身爲女子却頗
知大義決不使吾哥失望吾哥的請求我答
應便了……正德得着了這個美滿的答覆
樂得心花都開禁不住伸出雙手摟住了黛
影的粉頸兩人甜甜蜜蜜的親了一個吻

如此魏黛影和李正德便在第二天午後一
家大旅館裏結了婚了

蔣韻聲自從和黛影失和歸家之後心中又
恨又惱這一天連東西也未曾吃睡覺也沒
有睡只是在自己房中胡思亂想着黛影
諷他是貪生怕死之輩更覺氣憤但是終究
忘懷不了她到了第二天午後正想出去再
訪黛影冀她回心轉意仍舊與自己和好忽
然一個書僮名叫阿獸的連跌帶笑的跑了

進來笑嬉嬉對他說道少爺你還去訪魏家小姐麼魏家小姐已於今日兩點鐘光景在大星旅館和李家少爺結了婚了韻聲聽了眼前一陣子發黑幾乎栽倒拚命使勁問道是那一個李家少爺呀你快說你快說阿獸。

預備得舒舒齊齊再隔一會兒便要和他的新婚愛妻分手了那時黛影正忙着料理家務她一面弄東西一面很快樂的兩眼只是望着正德一身莊嚴威武的軍服滿含羨慕的神氣接着又朗聲說道德哥吾愛願你道還有那個李家少爺呢還不是李正德李家少爺麼韻聲聽得李正德三字啊喫一聲立刻跌在地下失了知覺

明天的早晨正德已經裝束停當行李也已

首畏尾做出種種卑劣的行爲將來占得勝利立着大功凱旋歸來我還得親斟熱酒三杯賀我哥的功勳呢……說也奇怪黛影這樣侃侃而談竟把個正德說得面紅耳赤似乎慚愧聽這些話的勉強應了一聲是了回過頭去兩人又接了一個別吻黛影說時候癩癩的情狀便可斷定他心中一定有什麼重大事件難於解決他如此獸頭獸腦的約莫福了半個鐘頭忽然用手在靠近他坐椅的一隻桌子上狠命一拍幾乎將張桌子都拍翻了他又自言自語的道好了一定如此大踏步望外走了。

屈着膝呆呆的不知想些什麼隔了好幾分鐘霍的從椅上直跳起來繞室亂走一會兒又歎了一口氣仍舊坐了下來兩隻脚抵着地板咯咯的作響看他這樣起伏不定瘋瘋癩癩的情狀便可斷定他心中一定有什麼重大事件難於解決他如此獸頭獸腦的約莫福了半個鐘頭忽然用手在靠近他坐椅的一隻桌子上狠命一拍幾乎將張桌子都拍翻了他又自言自語的道好了一定如此

做去罷。黛影雖是我最知己的女友，我萬萬不忍拿惡消息來使她悲傷。然而爲了我祖國的緣故，也就顧不得了。我總不能因爲愛她便坐視奸人暗算。我最親最愛的大中華民國呀！照啊一定如此做去也！顧不得黛影了！想她也是個愛國女子，總能恕我罷……

他一頭說一頭便昂然向外走去。

大中華民國威武飛揚的大軍到了戰地，接一連二的大得勝仗，敵人膽落魂飛，天天敗

北。那軍營中的兵士李正德却也小小的得了幾個小功，便由一個小兵的地位升了一個排長。那一天夜裏同營軍士們因爲日間得了大勝利，此時各各勇氣百倍，歡欣鼓舞。便見那李正德排長忽然託詞腹痛，一直向自己篷帳外面走出去。可巧那天正是三月初一，天上既沒月亮，又沒星兒，倒好像他們預知李正德正要做一件賣國的醜事，所以不願現身出來呢！正德在這又黑又暗的大

地上走着。只見四下靜靜的。也沒一個人兒。偶然遇見一兩個巡哨的。被他三言兩語。也哄過了。他狠躊躇。又狠恐怖。屢次將頭兒回過來。看走了三兩步路。又停了。不走。隔了一會兒。又拼命的望前走。走上十幾步。他所走的方向。明明是向敵營裏走去。那麼他的目的。又不問可知。當下他又走了幾十步。再回頭。望望自己的大營時。却已相距很遠。有些模糊。難辨了。他膽子大了。鼓着全身勇氣。大踏

步。望前走去。正在這個當兒。他耳畔忽然聽得一種含譏帶笑的聲音。說道：「好呀！大中華民國的堂堂好男兒，竟做出這種無恥的勾當來。」他聽了大驚。亡魂正想定一定神。看個仔細。是什麼人說話？只聽得砰的一聲槍響。一顆彈丸直奔正德的腦袋而來。捷若飛隼。萬萬躲避不及。只得叫了一聲啊。剛才出口。便倒在地上。鮮血直噴。從此世上便少了一個賣國賊了。

到了明天的早晨李正德被刺的事情立刻傳遍全國中國最著名的那張「中華日報」上面第一張便用漆黑的油墨排着極觸目的大字道

昨日晚間此間（戰地）忽然生一極可駭人之暗殺案被殺者爲營中排長李正德氏此人心懷叵測謀爲不輒竟與敵國私通實行其賣國之奸謀幸得俠士蔣君韻聲勘破其奸伺其側而卒殺其人賣國賊

之下場如此可以覽矣據蔣君自述謂彼探得李氏奸謀已有多日惟以未得確實證據難於下手直至前日窺得李氏私繪軍事地圖一幅於是罪證已得始於昨夜乘李氏託詞出營逞其奸謀之時出其不意而殺之但蔣君並未投身軍中而能探得李氏陰謀如此之詳者乃其摯友周君烈人之功周君與李氏同爲排長同隸一營探李氏之祕密固易易也蔣且謂君彼

於日前政府宣戰令下之後本擬投身入伍其後探得李氏賣國陰謀深恐入伍後事多掣肘故變計以監督李氏事託周君而已乃得從容預備卒殺李氏云李氏死後在其袋中搜出地圖一軸密書一封顯係李氏手筆贈其賣國罪狀昭昭無庸置辯其死乃自作自受聞白總司令已將蔣君功績電告總統錫蔣君以勳章嘉其功勳並將以同等榮譽加之周君烈人云

這件新聞傳到魏黛影女士的耳中她便立刻暈了過去可是他並非悲傷他丈夫的慘死實是傷心自己從此便背上了三個賣國賊夫人的惡名黛影是個愛國女郎如何受得這惡名呢她生平最愛的是愛國英雄最恨的是賣國奸賊她不能嫁給那愛國英雄蔣韻聲却偏偏跟了那個賣國奸賊李正德願與事違又叫她如何不悲傷呢可憐她將那張報紙反覆看了十多遍暈過去了好幾

次可是她所鑄的大錯。任你什麼拔山舉鼎的大英雄也是挽不回來的了。

恨

三四

○談對 快活山人

皆相傳清乾隆帝嘗出一課金木水火土。
皆全課題爲「烟鎖池塘柳」
海城「鑪烹沙地茶」
自四種不知究屬何對又有「波照錦地炮火」
課父多爲爹女良不爲知梅架鎮土。
爹既多娘何良從來無人能對出此娘出

昔尹文端公好和韻與人角勝多多
益善曾遇嘉興錢尚書於吳門彼此
唱和送詩至十餘次隨從者足爲之
疲後尚書返禾自告失敗文端公則
知笑不休有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之
故詩以嘲之云其好譜謠如此尹江楓
時隨圍新納寵爲尹

□ 樂觀派的窮鬼阿三

程瞻廬

哈哈——莫小覷了我窮鬼阿三。

我的名字本來只喚做阿三。人家見我窮得筋出骨出便替我加上了窮鬼兩個字。承情。承情。感激。感激。喚我一聲窮鬼。分明替我念着一卷消災延壽經。

我窮鬼我便老實不客氣承認了窮鬼要是我真個做了窮鬼人家喚我窮鬼時我便不會聽入耳朵了。現在趁着沒有做鬼的當兒側着耳朵聽人家把我窮鬼長窮鬼短的混叫倒也很有趣味。我被人家喚做窮鬼足足的經了五十年我却依然是人不是鬼可是

五十年來那些喚我窮鬼的人我眼見有許多人都化做了鬼足見呪死得活越是喜人祝壽星王母叫得怪響越是容易走那西方的道路因此人家喚我一聲窮鬼我樂得諾諾連聲應個不迭

富貴人家討着三妻四妾那些眼光短小的人便稱羨他們的好大福份其實美妻嬌妾暗地裏偷偷摸摸姘馬夫的也有姘戲子的也有燒香望和尙的也有出錢貼漢子的也

有可憐他們做老官的不知不覺戴上了頂蘋果綠橄欖式的帽子背梁上還馱着一塊大大的石碑這是甚麼值得呢便算都沒有這般事然而妻妾多了吵吵鬧鬧是一定不可免的成日夜的醋瓶倒油瓶翻鬧得老官頭昏眼暗七葷八素成甚麼模樣兒我窮鬼阿三家裏也放着一妻兩妾也不要我的衣穿也不要我的飯吃也不會偷偷摸摸背着我去養小白臉也不會爭風吃醋鬧得馬

仰人翻無休無歇我遇着出門時把這看守
門戶的職權委託了我的老婦遇着大冷大
熱時全仗着兩個小妾和我作伴冷的時候
便不覺得冷熱的時候便不覺得熱這一妻一
女妾端的是甚麼東西說破了大家休笑原
來一把鐵鎖便是我的老妻一個舊銅腳爐
一柄芭蕉扇便是冬暖夏涼的兩個小妾
哈哈——休小覲了這一妻兩妾我的老妻
最是鐵面无私有了他看守門戶休說閒人

不能闖入便是蒼蠅也飛不進一個我從舊
貨攤上娶他回來只花了九十文他便跟着
我走直到如今足足十六年替我掌管門戶
從來沒有誤過事這兩個小老婆一個爐姨
太太是對門王老太太因我替他摔過五斗
米做過幾次雜差他便把這很穩重很熱心
的小老婆贈給我看這爐姨太太的一顆心
雖然和那炭團一般黑可是到了風雪的夜
裏黑炭團打得火熱化做一片赤心和我相

餓相傍直到天明說不盡的許多恩愛一個扇姨太太是我花了三十文的身價銀買來的遇着炎天他便時刻不離的跟着我綠槐樹下乘風涼他和我手攏着手百般的把我拍打上牀睡眠時他替我趕去蚊蟲秋風一起我把他拋撇一邊他也不敢怨我似這般的妻賢妾順富貴人家那裏比得上我誰說我是窮鬼我真是快活大仙

富貴人家的飲食是很考究的說不盡的山珍海味要吃甚麼是甚麼我窮鬼阿三只吃着醃蘿蔔乾和糙米飯似乎比不上他們可是他們吃了山珍海味飯量是很不興的淺淺的一碗飯吃在嘴裏和『數珍珠』一般慢慢的慢我雖把醃蘿蔔乾下飯然而吃飯的當兒和『龍取水』一般的快滿滿的一碗飯我只托在手裏打一個轉早已吃得空空如也他們吃得考究的容易害病常年請着醫生服藥調理我阿三自出娘胎只害得一回

病痛記得二十歲上曾害着夾食傷寒來勢異常凶險可是一經醫生看治不到三天病痛全失我道醫生手段高明着實說了幾句感激話醫生道這是身體的關係和我手段沒相干要是你這病犯在富貴人身 上任憑我手段高明也要醫治兩三個月才能全愈我道先生這話怎麼解同是一種的病怎說犯在我身上三天便好犯在富貴人身 上三個月才能好呢醫生拈着短匙笑道藜藿之

軀易治膏粱之體難醫你是素來把蘿蔔乾下飯的這叫做藜藿之軀富貴人是專把山珍海味下飯的這叫做膏粱之體藜藿之軀吃的東西簡單害的病也是簡單膏粱之體吃的東西複雜害的病也是複雜所以同是一種的病一邊容易見功一邊萬難見效醫生說的幾句話我一輩子不會忘掉俸着飯碗時總把這幾句話咀嚼一徧覺得蘿蔔乾和糙米飯異常可口比着山珍海味要加十

樂觀派的窮鬼阿三

六

二。倍。的。好。吃。哈。哈。我。可。說。出。漏。洞。來。了。我。並。
沒。有。吃。過。山。珍。海。味。怎。能。比。較。其。中。的。滋。味。
也。不。過。是。揣。測。的。話。諸。位。若。問。我。山。珍。海。味。
畢。竟。是。怎。樣。的。不。好。吃。那。便。把。我。難。倒。了。
富。貴。人。家。穿。的。衣。服。何。等。考。究。我。窮。鬼。阿。三。

狸。獵。止。要。算。得。異。常。溫。暖。了。然。而。偶。不。小。心。
便。容。易。感。冒。風。寒。我。阿。三。只。穿。幾。件。破。衲。襖。
也。不。會。傷。風。也。不。會。咳嗽。我的。衣。服。怎。見。得。
不如。他。們。再。說。房。屋。一。層。他。們。住。着。高。堂。大。
廈。我。只。住。着。兩。間。茅。屋。似。乎。一。邊。是。天。堂。一。
萬。萬。比。不。上。他。們。可。是。到。了。夏。季。他。們。出。門。
時。免。不。得。打。扮。整。齊。全。身。披。掛。怎。及。我。阿。三。
赤。着。膊。光。着。腿。到。處。往。來。何。等。自。由。舒。服。到。
了。冬。季。他。們。從。珍。珠。皮。穿。起。直。穿。到。狐。皮。捨。
他。們。的。損。失。動。不。動。便。是。盈。千。累。萬。我。阿。三。

住的小。小。茅屋風替我掃地。月替我點燈。賊來時付之一笑。火來時空身一跳。我本是空拳赤臂度日子的。憂慮些甚麼。我的房屋怎見得不如他們。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却有一百八十二日半從那夢裏過去。日間的遭遇窮通貴賤果然很不平等。可是到了夢裏窮通貴賤都歸一律。況且越是富貴的人越不會做好夢。赫赫炎炎的督軍巡閱使生平只怕遭暗殺。他們

的夢裏一定夢見擲炸彈開手槍肥頭胖耳的大財主。生平只怕吃倒帳。他們的夢裏一定夢見銀行倒閉交易所失敗。我窮鬼阿三活了六十歲從沒做過一場惡夢。不是夢見和阿木林吃燒酒。定是夢見在三阿爹家裏大囑豬頭似這般的好夢。富貴人罰咒也不會夢見。

我做了五十年的小工鍊就了一身銅筋鐵骨。現在花甲年紀一些兒不覺得老。趁着晚

飯後沒事幹。一個兒自言自語談談我的快活景致。阿呀時候不早了。不如唱隻歌兒睡覺去罷。

吃飽了肚皮伸腳眠。腰間不放一個隔夜錢。三世修來修得我窮鬼做逍遙快樂的過了六十年。



某甲於元旦致書祝某乙。某乙接到後即拆閱。今年盛喪氣少大吉大利。閱竟氣忿異常。即持書向某甲責問。曰爾與我頗爲莫逆。今何言我若是之凶耶。某甲徐答曰請給我書汝誤讀。毋擾。乙出書。甲即指曰今年盛喪氣少大吉大利。乙聞之始大恍悟。報然無以答。

華昌

■ 聰明誤用的青年（中）

不肖生

陳靜夫既害死了業師頑劣的聲名便很大。最好不問要打甚麼官司他都可以包辦無了左近三五十里內的蒙館先生沒有一個敢收他做學生他母親祇好託人在省城聘了一位姓張的秀才來家專教陳靜夫的書。這位張秀才年紀四十多歲學問兩字自是

兩縣的知事沒一任不是又恨他又怕他他倚賴着是張伯熙的本家姪兒簡直是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其實張伯熙心目中何曾認得他是本家呢他在省城當這種沒有證書

的。辨護士當的。膩煩了。又知道陳家是上好。的。東家陳靜夫是可作育的子弟所以欣然就聘。陳靜夫却也奇怪在倒脚板先生跟前。頑皮的勾當層見疊出。直待把先生作弄死。了。才罷。這回從張秀才讀書安分守法的。確是得意。不過很自信有馴獅調象的手腕。便有許多鄉紳想挖聘張秀才去家裏教育子弟。陳靜夫家裏如何肯放張秀才走呢。束脩一年增高一年。那時的生活低廉。教書先生所得的脩金一百兩銀子。一年就算是上等館俸了。普通都是八十串一百串。張秀才在陳家第一年訂的是一百兩。次年增高了。二十九年又增高了二十兩。第四年因要人。恭維他並夾着恭維張秀才會教書。居

子弟。陳靜夫家裏如何肯放張秀才走呢。束脩一年增高一年。那時的生活低廉。教書先生所得的脩金一百兩銀子。一年就算是上等館俸了。普通都是八十串一百串。張秀才在陳家第一年訂的是一百兩。次年增高了。二十九年又增高了二十兩。第四年因要人。恭維他並夾着恭維張秀才會教書。居

挖聘的太多竟陡增到二百兩還有幾個鄉紳的子弟見挖聘不得就和陳靜夫的母親商量將子弟寄在陳家讀書陳靜夫的母親原很賢淑深知有子弟得不着良師的苦處便答應了那些鄉紳的要求於是陳靜夫又有好幾個同學的朋友了大凡頑皮的小孩子一個人單絲不成線的頑不出甚麼花頭來一有了頑皮的同伴就彼此相得益彰了這時陳靜夫已有十二歲了他身體發育得

迅速雖是十二歲看去却像是十五六歲的人有兩個頑皮的同伴年齡還比陳靜夫大幾歲頑皮的程度也在陳靜夫之上他們每日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放了學便無拘無束了一同出外在山裏或是田裏做種種頑皮的生活賽跑捉迷藏是很斯文的生活他們不大願意幹他們最歡喜幹的是在人家塘裏洗冷水澡和上樹探鳥巢取丁鳥蛋下來玩弄一會用腳踏破人家塘裏養了魚他

們。就把。那。極。稀。疎。的。夏。布。蚊。帳。幾。個。人。牽。開。來。當。作。圍。網。網。了。魚。帶。回。家。夜。間。偷。偷。的。煮。了。吃。人。家。失。了。魚。都。明。知。是。陳。家。的。學。生。偷。去。了。但。都。不。敢。說。甚。麼。因。爲。這。些。學。生。全。是。富。貴。鄉。紳。家。的。公。子。少。爺。養。魚。的。十。九。是。農。人。那。時。的。階。級。制。度。非。常。嚴。峻。官。紳。家。做。的。事。那。有。平。民。說。話。的。餘。地。陳。靜。夫。這。班。學。生。的。胆。子。就。此。越。弄。趣。大。陳。家。養。了。六。七。條。惡。狗。原。是。爲。家。裏。有。錢。怕。竊。賊。來。偷。盜。養。了。防。

家。的。那。幾。條。狗。都。是。洞。狗。種。（湘。俗。呼。獵。狗。爲。洞。狗。）最。信。主。人。嗾。使。又。喜。跟。隨。主。人。出。外。陳。靜。夫。每。日。放。了。學。結。隊。出。外。頑。皮。幾。條。狗。總。得。跟。在。後。面。他。們。不。是。嗾。使。着。咬。人。便。是。嗾。使。咬。人。家。的。狗。狗。的。性。質。俗。語。說。的。好。是。欺。善。怕。惡。的。普。通。人。家。所。養。的。不。過。一。兩。條。狗。這。裏。狗。多。勢。大。每。每。把。人。家。的。狗。咬。得。半。死。一。日。他。們。帶。着。狗。在。山。裏。頑。忽。然。從。荆。棘。裏。面。跑。出。一。隻。猫。來。他。們。登。時。嗾。使。那。些。

狗去咬貓被追得沒有路走就爬上了一顆樹在樹上嗚嗚的叫幾條狗不能上樹圍守着那樹不肯走開陳靜夫向幾個同學的說道你們在下面把守等我上樹去趕他下來說完跑到樹下雙手抱定那樹一陣猱爬就到了上面那貓本是人家養了捕鼠的不是野貓自然不大怕人加之這時見逼於狗更以爲人是來保護他的見陳靜夫上來他就伏在樹枝上不動祇望着陳靜夫發出很悲

哀的叫聲並做出很親暱的樣子陳靜夫那裏肯理會呢趁他伏着不動的時候一手抓住他的頸皮絕無商量的往地下一掼可憐的貓何嘗想到世間竟有這種惡人這般惡毒的舉動一些兒沒有防備所以如此容易的被陳靜夫掼下地來地下若沒有那幾條惡狗貓兒的骨頭是軟的不但不至於死連傷也不至於傷無奈幾條惡狗之外還守着幾個惡人都是存心要拿這貓兒的性命來

聰明誤用的青年

玩耍。人狗都各睜着兩眼祇等猫兒的身軀。一着地就大家爭着來處分他洞狗的眼和口。何等敏捷陳靜夫攢這貓時本是朝着狗身上攢的竟沒等到着地在半空中便一口。

和一班同伴的看了還祇道這條咬狗的狗比那些狗仁慈怪那些狗不該咬了貓特地出頭替貓兒抱不平的幾條狗一相打就把貓丟在地下陳靜夫等一看那裏還認得出是一隻貓呢已是四分五裂連頭尾都分辨不出。並沒一個人看了略略動點兒惻隱之心還各人折了一根樹枝將那四分五裂的貓屍挑起來看大家都說這貓不中用怎不着貓氣忿得就咬那些咬貓的狗陳靜夫的便被咬到這個樣子了你一言我一語正

評判得高興。猛聽得有人咳嗽的聲音。大家抬頭一看却都嚇了一跳。原來是張秀才來了。張秀才因聽得後山上人呼犬吠之聲。無意的閑行出來看看。却看了這一齣極殘酷的喜劇。倒把張秀才那個從十八層地獄裏轉生出來的半邊良心激發了。立時放下鐵青的臉。詰問那幾個年紀大的學生道。這事是誰起意幹的。快說出來。不然每人得打一千戒尺。幾個學生都不肯說。却都拿眼睛看。

着陳靜夫。張秀才就問陳靜夫道。是你出主意。做出來的麼。好好的一隻家貓妨礙了你們甚麼事。和你們有甚麼仇。要使狗咬死他。你們這種孩子也太不成話了。還不給我滾回去。衆學生都默然無言。仍帶着幾條咬貓的狗。跟着張秀才回到書房裏。張秀才在陳家教了四年書。不會打過陳靜夫一次。就是家教了四年書。不會打過陳靜夫一次。就是責罵也。責罵得很委婉。這回的事。張秀才竟動了真氣。跨進書房。便教陳靜夫伸右手來。

陳靜夫不敢反抗却也不肯伸手。張秀才拿戒尺在書案上拍了一下。連聲催促快伸手來。陳靜夫苦着臉說道右手挨了打不好寫白摺。先生饒了這次罷。張秀才更生氣道你怕打壞了右手不能寫白摺就伸左手來。陳靜夫又苦着臉說道男子以左手爲貴。先生饒了。這次罷。幾個年紀比陳靜夫大的學生都代替向張秀才求饒。張秀才祇得訓斥了一頓。禁止以後帶狗出外從這回起附近的

人和狗雖安全了許多。而張秀才在陳家從這回起却不得安全了。因爲陳靜夫記恨張秀才要打他的戒尺把他那作弄業師的舊毛病觸發了一心一意的想作弄張秀才的。法子畢竟被他想出一個來了。他拿銅盆承了一大盆冷水擱在張秀才睡房門上。將門半開半掩。夜間張秀才進房去睡。伸手把門一推。嘩啦一盆冷水劈頭淋了下來。銅盆還在肩上結實碰了一下。直把張秀才嚇得哎。

喊。一聲連忙倒退幾步不由得大怒斷定是陳靜夫幹的事也不責罵將身上溼衣換了請出陳靜夫的母親來怒沖沖的辭館陳靜夫的母親也氣得說不出話祇得極力向張秀才陪禮張秀才仍然不肯教下去陳靜夫的母親逼着陳靜夫磕了無數的頭後來連自己也下跪哀求張秀才却情不過勉強答應教完這一年然而責打終不能免剝去陳靜夫的褲子打了一百竹板打得破皮流血

陳靜夫的驕慣脾氣戒尺沒有打成尙且記恨要圖報復況受了這般生平不曾受過的毒打就能死心塌地的不轉念頭了嗎他的心計真靈活一時又被他想出一個作弄的方法子來了那時正在夏季他家給張秀才新做了一床珠羅蚊帳在未曾懸掛之前他就頂備了許多和糖一般的雞屎放在陽光裏

晒乾弄成極細的粉末乘下人懸掛的時侯他暗地將那雞屎粉末撒滿在冷布帳頂上

聰明誤用的青年

一〇

真是人不知鬼不曉。張秀才夜裏上床去睡。初時還不覺着。及至睡了一覺醒來。身上微微的出了些汗。他是赤膊着睡。才覺得身上有些膩膩的。摸在手中。好像粘糊了甚麼粘液。往鼻端一嗅。竟是奇臭不堪。嚇得慌忙爬起來。剔亮了油燈。照席上却沒有甚麼似的。看身上也看不出何等形跡來。但是嗅着仍臭得厲害。心裏猜度是下人的脚。不乾不淨。掛帳子的時候。脚底踏在席上。因此把席弄。

翻了。祇得用水先將身上洗了。再用溼手巾揩抹席子。鬧了好一會方自以爲乾淨了。祇是鄉下的蚊蟲極多。張秀才揩抹席子的時候。撩開了帳門。自然鑽進去了許多蚊子。不能不用扇子將蚊子趕出來。他這裏拿扇趕能不用扇子將蚊子趕出來。他這裏拿扇趕。蚊子那帳頂上的雞屎粉末就和篩糠一般。的紛紛篩到了席子上。他一睡下去。身上才洗了水。又勞動了些潮溼。一遇雞屎粉。又覺得膩膩的起來。再用手摸着去。嗅仍是。

臭不可聞。暗想甚麼臭東西這般揩抹不乾淨呢？他心裏雖覺得奇怪，但還沒想到是陳靜夫作弄他。無可猶疑，仍得起來洗抹。如此爬起睡到直鬧到第四次已是天光大亮了。才看出是從帳頂上篩下來的臭粉。既看了出來便可斷定是陳靜夫幹的玩意了。這回張秀才恨入了骨髓。卽時辭館。無論陳家如何挽留。祇當沒有聞見。就從這日出了陳家的門。那些鄉紳聽得張秀才實行辭了館。都

聰明誤用的青年

一二

絲毫沒有愧悔我就斷定他是一個絕無天良的孩子他年紀這們小而胆有這們大心有這們毒還有甚麼事他幹不出來呢我躲避他尚愁躲不了豈肯更和他住在一起。你們瞧着罷他將來年紀大了不弄出滅族的禍事來就是他陳家的萬幸了然他的自身是決不會有善終的張秀才走後陳靜夫便找不着教他書的先生了他不讀書就跟着一個姓何的老拳師練習拳棍他天分極

高身體又與練習拳棍相近何老拳師是湖南有名的好手祇因不大肯傳徒弟又不大和人往來終年在家督率着兒子種田連自己的兒子要學拳棍他都不肯教給他兒子問他爲何不教他說拳棍雖算不了一種甚麼難學的東西然非賦有天才的縱然用功練習也沒有大成的希望我的本領不拘男女老少那怕就是外國人祇要我承認他夠得上傳我的本領我寧肯一文錢不要盡我

所有的本領傳給他無奈我留心看了二三十年沒看見一個夠得上的雖也曾教過幾個人然都不成材所以情願將本領帶到土裏去免得教出許多不成材的徒弟在世上替我丟人他兒見他這們說祇得不學了陳靜夫久聞何老拳師的名祇不會見過面此時既沒人教他的書即獨自跑到何老拳師家裏說出要學拳棍的意思來何老拳師一見陳靜夫的面非常高興道我的本領可有

傳人了如是陳靜夫就專心練習拳棍僅練了一年多尋常十多個漢子非但不能近他的身並一個一個的都得躺下他又歡喜找人打架鄉下的人當面稱他陳二少爺背後都叫他陳二打手他十四歲就三瓦兩舍的胡跑尋着小戶人家的姑娘嫂子開心他年輕生得漂亮家裏又有錢這類的事祇愁他不願幹要幹還怕不容易成功嗎他在外面嫖得一場糊塗不知怎的這風聲傳到他母

親耳裏去了。他母親祇有這一個兒子。如何不愛惜呢？便禁止他不出外夜間。親手封鎖大門。必等陳靜夫上床睡了。自己才睡。如此過了幾夜。陳靜夫那裏打熬得住。夜裏假裝睡着。等他母親睡了。即悄悄的起來。大門沒鑰匙。是不能開的。後門外還有數尺高的圍牆。牆上釘了無窮的倒掛刺。非有飛得起的本領跳不過去。又不敢把倒掛刺拔去。恐怕自己母親知道他家有個竹園靠圍牆。

生了幾根南竹。他爬上了竹梢。兩手握得牢牢的。將身軀往牆外一墜。竹子是軟的。就墜過了牆外。他預備回來時。要用解下腰間的褲帶。把竹梢牢縛在牆外的樹上。他嫖到天將明的時候。歸到縛竹梢的地方。解下來。仍用雙手握住竹梢。雙足一蹬。身已懸空。吊進竹園了。他母親在睡裏夢裏。那能知道呢？離陳家五六里路。有一個缸窯。爲主的叫劉時青。是一個有名的窯。前三年在華容燒窯。

辨識了那地方。一個少女拐逃回來。儼然成了一夫婦。仍以燒窯爲生活。陳靜夫看上了那女子。不費甚麼氣力就一弄成合兩邊意。奸的熱度都高到十分。劉時青好賭。常不在家。歇宿。所以兩人得遂心願。然奸情事從來瞞不住人。况兩人戀奸情熱。劉時青又是痞棍。出身更加隱瞞不了。在劉時青這種人對於一個沒來歷的老婆。原沒有甚麼緊要不過。因見陳靜夫是個有錢的少爺。想借此敲一

注大竹。橫竹橫敲過之後。老婆就揭明讓給陳靜夫。也是可行的。劉時青既是這們一個主意。便拿了一把刀。趁陳靜夫正和他老婆行奸的時候。破門進去。捉奸。以爲陳靜夫。不敢反抗。誰知陳靜夫生性兇毒。聽得破門的聲音。已急忙披了衣服。打算從窗眼裏逃出去。殺進房來了。陳靜夫料想逃不了一回頭。劉時青的刀已劈面砍來。陳靜夫閃開身一腿。

對準劉時青小腹踢去。登時跌倒在地。陳靜是兇多吉少。不要命的跑回家。將母親叫醒。夫不敢留戀。拔脚就跑。跑到外面。一想我剛才那一脚踢中了他的要害。不死還好。若是死了。我不要遭官司嗎。好像他來捉奸。沒帶定口呆。繼之以痛哭。他倒勸慰道。母親不用着急。這事沒要緊。我即刻動身到雲南去。如外人我何。不回頭去偷看一番。如果死了我好打算。不要坐在家中等到禍事臨頭才好。想罷輕輕回到那窗戶底下。即聽得那女子帶着哭聲呼喚劉時青。喚了好幾聲。不見劉時青答應。那女子已放聲哭起來。陳靜夫料從這夜動身到雲南去了。劉時青果是被踢。

是兇多吉少。不要命的跑回家。將母親叫醒。來訴說了這回事。不待說把他母親嚇得目定口呆。繼之以痛哭。他倒勸慰道。母親不用着急。這事沒要緊。我即刻動身到雲南去。如有甚麼事來。祇說我已動身。好幾日了。他們又沒有我打死人的證據。怕甚麼。不過我在家和他老婆對了面。就有些麻煩。他母親無法祇得哭哭啼啼的點頭。依了他陳靜夫。遂從這夜動身到雲南去了。劉時青果是被踢。

死了。好在沒有親屬平日。又是個無惡不作的人。沒人替他出頭告狀。一樁這們大的案子。就由地保同幾個常在地方給人和事的人。向陳家軟取了五百銀子。名爲超拔費實。際朋分了完事。

○世界產獅最多之地 天恨生
英國斐奇地方臨大沙漠多山生殖巨
獅最多。

形。婦。魂。唇。之。蘭。意。爲。體。紐。蘭。茜。者。巴。黎。之。絕。色。美。人。也。菊。
容。飽。銷。若。含。有。糖。質。者。南。面。王。直。無。此。樂。焉。又。白。紐。蘭。之。纖。腰。偎。紐。蘭。芳。美。
矣。嘗。也。傑。愛。之。切。由。種。種。地。令。人。吻。之。蘭。物。紐。得。子。顏。麗。
世。間。豔。福。其。爲。樂。殆。不。媒。介。結。爲。言。語。夫。而。櫻。茜。紐。得。子。顏。麗。

○兩封信

陳文邦獨自一人坐在自修室裏手提着筆在那裏寫信費了一刻鐘功夫始將這封信寫好他自己念了一遍道「芬英女士鑒我們前次所約的事現在我已別有這人在那可不能實踐了請你另識英明我們以後算了。一個朋友罷」他看過將信封好了走出校門向郵局投遞回來一路的想着此信一發我可與彼人結婚了。病梅爲得意進了校門走到自己的臥室裏一眼看見桌上放着一封信仔細看來恰是意中人寄來的急忙拆開一看只見信上寫着「文邦先生鑒我們前次所約的事。因爲我已別有相識那可不能實行了請你……」文邦看到此地不禁呆了半晌方才說出一句話來——哦原來他亦如此……我悔不該……

唉！虛榮心害我

飄萍女士

陸宗賢向他底妻子月琴道：「月琴！下月月琴！你爲什麼哭呀？那是我們應當快活。十五號是我主人底生日，開一個很大底跳舞會，這張請帖是給你底。」

她看了那張請帖，面孔上顯出不快活底樣子。她底眼睛好似那露水底製造廠，一點一底落到請帖上去了。

我不去我不去除，你給我一件新衣服。

唉！虛榮心害我

二

原來宗賢是一個銀行總理底書記他有三十元一月底進款傭了一個女僕助月琴料理家務於衣食居三項雖不舒暢富餘然也却粗可度日不憂凍餒了

隔了幾天他又對月琴說你就去了罷不然東翁一定要說我們不受抬舉呢但是她仍舊堅持伊底要求就是除非給伊一件新衣服那是萬萬不去的

服底錢後來迫得將他祖傳底一枝手鎗變賣了隔了幾天一件狠美麗底衣服已穿在她身上可是那枝手鎗却不翼而飛了她底指上又有一只價值數萬元底鑽戒就是她向一個知己朋友借來底
一間很大底跳舞室裏琴聲悠揚士女紛集一對一對底對舞着月琴有了那天然嬌媚婷婷底姿態和入時底妝飾奪目底鑽寶早吸動了幾個男賓求她同舞她也很快樂底

可憐底宗賢他籌算了幾天終沒有買新衣

與他們舞着。

唉！人當快活底時候往往一霎眼就過去了。那跳舞室裏底男女賓客也星散了。月琴風頭也出足了。所以她很滿意底獨自坐了馬車回家去了。

她回家以後對着一面着衣鏡自言自語道：「今天我是美麗極了。並且我有這幾萬元。」月琴經女僕底施救她已醒轉來了。宗賢也因得了惡神臨頭底信息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

一只底——哎喲我——底——半晌透不出氣來。癡立了好久。纔道我底——鑽戒那可憐底宗賢他跋涉了一夜到各處去尋終

兒去了」說罷撲桶一聲她已昏倒在地上了。

唉！虛榮心害我

落得個尋不着報紙上雖登了遺失底廣告。
也沒有效力。

光陰一天一天底過去那只鑽戒依舊沒有
下落。然而宗賢月琴家庭間底樂趣和平日
底愛情也隨着那鑽戒一同遺失了。

慘雲愁霧佈滿了全屋宗賢和月琴在這十
年之中從沒有開笑顏底日子那女僕早已
辭去了炊飯燒菜和洗衣掃地底種種全權。
都由月琴一人執掌她底衣服污穢不堪她

底身體漸漸底軟弱了頭髮也白了三十多
歲底人簡直像一個老太婆了。

宗賢每天很勤苦底在外面辦事到了晚上。
絞腦瀝血底做小說補助他底家用他紫銅
色底面上滿布了縹紋這大約是他飽經風

霜底招牌了。

十年以後那鑽戒底債已償清了。

有一天下午月琴到市場上去買東西她因
疲乏極了就在那附近底公園中坐着休息。

休息她看見許多男女手挽手的在那兒散步。其中有一個活潑姣嫩底女郎和一個西裝少年是她認識底原來那女郎是月琴。年底同學年紀還比月琴大一歲呢。少年就是女郎底丈夫月琴看見了他們她就雙手掩面哭道唉！虛榮心害我虛榮心害我。

○莽漢的下半截詩 天恨生
本刊十二期曾登我一則補白是記
王莽漢的一首感懷詩因爲只記得
上半截下半截忘了我也只得僅錄
了上半截真是笑話如今他下半截
已記起來了當然要補成全璧才是
下半截道『請纓繫關心須壯投筆
從戎膽莫寒待到風雷平地起會數
戚友仰頭看』

○風吹小兒

鄭際雲

終南某寺老僧智岐，靜居一樓，去其梯，終年不下。人亦不能上。食物用具，咸以滑車懸繩上下。一日忽聞樓上有小兒聲，似未周歲者。諸僧徒大異之，加梯而上。老僧曰：「何爲諸徒以實告？」則曰：「此兒由大風吹至我樓，我欲使之隔絕塵寰，終成佛子。今已爲爾輩窺破，無望矣。亦是兒之命也。」乃抱兒由梯下，使廟祝出外訪之，則聞三十里外某村，因大風失去小兒，遂舉以還之。按隨園詩話亦載有風吹女子至七十里外一事，則終南老僧事或非虛也。

同此佳期

張慶霖

某歲七月七。余與老友黃子鐵生。開軒坐雨。耶胡爲替雙星惆悵也。鐵生曰。否。撫今追昔。艷談牛女。鵠橋事時。則軒外殘荷一缸。擎擎着雨。作淅瀝聲。雨滴荷蓋成圓顆。滿盤珠走。錯落有致。鐵生喟然曰。天上雙星。今夕將爲雨阻。此點點滴滴者。當雜有男女相思情淚也。言次而鐵生淚眦瑩然。且泣下。余曰。君癡在牛女。一年一度。亦殊可憐。煞人在我悵望。

天河頗動思鄉之念。蓋離家年半。堂上慈親。閨中少婦。相思不相見。天涯遊子恨也。何如已而舊雨。李少衡來。君固識之者。笑謂我曰。君何若有不豫之色。得不客中苦。岑寂耶。今夕歡樂。吾人豈可獨讓牛女人間。亦有鵲橋。君曷從我遊乎。余以少衡好作狹邪遊。而余謹願雅非所欲。亟謝曰。一之爲甚。豈可再乎。

少衡曰。否。否。我決不復強子至陳塘艷藪看花。貲醉矣。子抑知粵中風俗。每值七夕。家家入通衢。由逢源而多寶。達寶華。(皆街名)少衡曰。止。止。大觀在此間矣。街殊寬廣。鋪青

石平乃如砥居人可千戶類皆崇宏少衡導
余入一朱門歷重門而入廈屋渠渠繁燈盛
張朗如白晝旣而折入一圓屏遊人往來幢
幢第衣冠莫不楚楚布衣被褐蓋不得入云
曲折行達一西式之廳事駢方卓十餘羅列
珍異一如少衡言品物希奇多莫能名廳事
之廂左陳銀製之小舟一具帆舵篙槳靡不
畢備諦視之下以茉莉爲藉兩旁皴花紙作
岸上有碧草有綠楊油油入畫而舟中且控

粉簇錦雜坐二三男女弄絲竹焉余乃大悅
徘徊不能去一回首則少衡已杳方用愕顧
忽一陣衣香來自腦後則一淡妝少婦婀娜
輕盈含情欲滴觀其面絕艷也於是心房大
躍不知所爲顧此婦類是大家縱然天仙化
人儘人調笑而余何人斯焉能盼其一垂青
睞於鰥生是遐思又奚敢有乃彼姝步步逼
人直與余肩摩踵接引其美目數數熟視余
轉爲之心蕩倏忽爲遊人排擠遂離少婦且

行且覓少衡不可得擠身人海中急欲突圍。速助儂促舅爺行所謂紅妹妹者年貌與此出既出人叢後乃有人牽余襟裾以爲必少衡矣詎竟非是乃一十七八輕顰淺笑之小鬟對余作態曰儂家十三姨盼煞舅爺矣速從儂去免主母噴責婢子不善將事也言際

里霧中遊人咸駐足竊笑余不覺足之前矣。既出圓扉燈乃盡滅兩鬟挾余急行穿亭台。入樓閣更上一層微見燈光拾級而登往來之人幢幢然余等至均若無睹再進重門門戶櫛比直類蜂房每室極奢華地鋪厚絨氈。室各有牀錦衾繡枕香溢流蘇余曰怪哉豈。矣誰是汝家舅爺者鬟笑而回顧曰紅妹妹。

汝家固逆旅耶紅鬟曰舅爺又作謔矣余遂不復與語抵樓之轉角處一少年傭婦風致殊不惡彷彿與吾素識者迎面即曰舅爺來何遲也十二姨盼煞矣我心憤極意苟見此十三姨者必痛斥之間其何不識羞乃爾而使婢子故捉弄我也比褰帷入而所謂十三姨者已由椅中亭亭起立向余點首微笑吾則幾化爲木人蓋十三姨非他卽頃間步步遙人之少婦也趨執余手對余道歉曰君良

苦矣曷少歇卽肅坐余適坐其所坐椅上四顧室中較他室尤華麗端詳十三姨見其已易淡妝爲艷服甜香固仍在我鼻尖盤繞也十三姨亦坐叩余姓氏居里余啞然失笑調之曰業舅我矣乃問姓氏居里乎十三姨乃嬌嗔萬狀以手擊吾肩橫波而睨態媚而蕩二鬟大笑十三姨曰小鬼頭敢爾速去此間二鬟嘻笑而奔噫嘻嗚呼人非木石覩此仙人作此情態雖素謹愿自持至此亦無把握

遂相與燕好。連漏頻催更聲數。轉歡娛嫌短。寂寥宵長十三。姨謂我曰君見廳事陳列者何者。當意曰寶塔尙不惡。曰請以贈君如何。更曰君欲金乎。余曰否。否家尙溫飽。余之所入亦甚厚。敬謝盛意。姨點首脫其纖指上鑽石二枚。約余指上。正約間紅鬟倉皇入。曰姨主人且來矣。余惶急莫知所措。曰奈何。姨曰無妨。紅兒導君出可也。姨親爲余整衣而別。意頗依然初未更約明宵也。余隨紅兒出。

余有所問。紅笑不語。多方逗之。終不言。旣出門。門急闔。中心悵甚。尤奇者。所出之門已非。來路。時天已將明。僱輿返寓。出寶塔。把玩良久。卸半臂。忽墜下一紙裏。檢視之。西幣也。計之得五千數多。情哉。彼美也。然余決意不之受。稍停。當設法還之。午後。趨寶華街至某宅門首。依稀識之。第侯門似海。不若昨宵之歎迎佳賓矣。此遇甚奇。必欲一窮究竟。願乃終無所得。噫嘻其夢耶。則寶塔也。鑽戒也。西幣。

也。固。明。明。在。也。今。年。今。日。風。景。不。殊。伊。人。何。
在。思。之。能。不。悵。然。耶。

慶。霖。聞。而。嘆。曰。君。殆。鈔。襲。聊。齋。之。天。宮。故。事。
乎。君。抑。知。粵。東。者。富。庶。之。區。也。城。西。富。戶。尤。
多。往。往。一。商。賈。一。工。匠。一。朝。發。達。積。其。辛。苦。
錢。擴。充。之。經。營。之。不。十。載。其。富。莫。敵。於。是。驕。
奢。淫。佚。無。所。不。爲。極。其。所。欲。王。侯。不。若。也。建。
屋。宇。購。良。田。選。姬。妾。下。陳。動。以。數。十。計。今。日。
而。團。圓。作。富。家。翁。卽。昔。日。之。耶。許。奔。波。者。此。

輩。之。富。半。由。勞。碌。中。來。比。至。晚。年。枯。楊。不。能。
生。梯。終。有。伯。道。之。嗟。時。時。流。露。於。言。語。間。謂。
諸。姪。苟。有。所。出。則。此。百。萬。家。財。由。伊。承。管。乃。
羣。雌。粥。粥。爭。寵。恃。憐。深。盼。得。男。於。一。索。無。如。
此。精。神。上。之。關。係。決。非。人。力。所。能。強。勉。者。或。
借。此。七。夕。佳。期。勾。引。青。年。壯。丁。作。移。花。接。木。
之。生。涯。粵。俗。所。謂。乞。種。者。也。鐵。牛。曰。其。然。豈。
其。然。乎。

○詩話

懷玉

詩有至情至性不假修飾自然流露于字裏行間讀之令人生感此詩之正軌也子猷有寄其弟一首云一語叮嚙囑家中我力持客途寒暑變須自謹裳衣又淑媛寄余云家中有母頻歸視莫忘當年膝下時華英寄妹云幸得相隨好夫婿莫耽情欲失晨昏又送婿遠行云堂上翁姑儂侍奉客中寒煖孰調停皆敦厚之遺以視輕儇一流奚啻霄壤。

□三脚黨

范菊高

一天午後王宗德在辦事室裏做他的工作。有不得已的事體……「什麼事呢儘說。不。忽的接得一聲。室門開了。走進一個年少的學生來。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宗德猛抬頭瞧見了他。大吃一驚道：「張慕良！」忽然不見了。」宗德詫異道：「什麼……什。你來怎麼你知道這裏不是你來的地方嗎。麼……時……候……失掉的呢……」慕良不加思索道：「今天我吃過飯回到房裏。慕良歎氣道：「學監先生——我委實……」

這件皮袍却不翼而飛了。「有什麼痕跡嗎？」學生連忙從袋裏拿出一張名片片上印着。Three Legs 幾個蟹文遞給宗德道：「這張名片放在我的牀上不知是什麼意思？」宗德看了失聲詫怪道：「呀奇了！呀奇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奇了……奇了……難道……我……知道了我來給你查罷！」就撤了電鈴走進一個茶房道：「王

宗德燃了一枝雪茄烟慢慢地吸有時臉上現出了笑容張開了嘴道：「好了！好了！」忽的又搖了幾搖頭皺眉頭自言自語道：「不對！不對！」這時猛烈的日光照在他的身上却想得出神沒有覺得不提防猛然喊將起來：「哈哈這樣辦罷！這樣辦罷！」就撤了電鈴走進一個茶房道：「王先生！有什麼吩咐」宗德道：「你是九十號房間的茶房嗎？」是的！怎麼……」「九

十號房裏失掉了一件華絲葛的羊皮袍。你知道嗎？「先生！我沒有知道呀！」「你以後要留心些照顧照顧，否則要你賠償的。」

茶房不迭連聲道：「是……是……是……」

「喫咭喫咭的出去了。」

一天早晨王先生在學生宿舍的廊下踱來。踱去看見一個學生年紀約摸十六七歲，頭上頂了一本聖經，嘴裏喃喃的念着跪在走路上。路的中間動也不動，好像天打木頭人一般。

王先生奇異道：「李志誠！你為什麼跪在這裏，敢是發瘋嗎？」志誠吞吞吐吐道：「先生！我……我……好……頑……不……不是……發瘋……」王先生奇怪極了，道：「這有怎麼好頑呢？你年紀已不小了，還貪着頑嗎？你一定是生神經病了！快些進去好好的念書……」志誠哭喪着臉道：

「王先生！不是……我有一點事情……不能說出來的啊！」王先生笑了一笑也

三 脚 獄

就走了。

光陰過的真快。眨眼恨又到了星期日了。上午九點鐘全體學生排着隊伍魚貫到禮拜堂去聽牧師的講經。停了一會學監王先生走進來喊三個學生出去。學生們奇怪的很。交頭接耳竊竊議論。終猜摸不出不到一刻。三個學生回來了却又喊三個出去。有些學生問那先喊出去的纔知道是查房間——這樣一批一批的輪流出去。全體學生都查過了。就走了。

到了明天做早禮拜。濟濟一堂都是這校的教員學生。大約有五百人之多。校長立在講臺上說道：「我很不快樂！李志誠四次無故缺課。教職員會已經議定要斥退了。」大

家聽了暗暗歎道：「太嚴酷了！太嚴酷了。」——有些同他狠是知己就到他房間裏安慰他。勸勉他。他的眼淚撲簌簌垂下來道：「親愛的同學啊！我很慚愧同你們講話。因

爲……我成了一個沒有資格做學生的人了。我沒有面目回去見我的爺娘兄弟了。不能不重重的責備自己。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告訴諸君。他就把門關上。恐怕外人聽見吓。

「諸君！你們知道我斥退的緣故嗎……這都是童子軍司令報告四次無故不到並且說我的品行不端。我很奇怪我和他沒有什麼仇恨……請你們留心些……要知道

這總司令（也是學生）是一個賊頭領啊……他組織了一個黨專偷學生的東西現在黨員已有三四十個了。我也不說出來讓他。我們自新罷……這黨喚做三腳英文寫作『Free Legs』。我也是黨員之一。當我進黨的時候。他們說什麼偵探隊咧！研究會咧！我聽見宗旨很好就立願入黨。怎知是賊黨呢。

……昨天不是查房間嗎。那是什麼緣故。你們知道嗎。因爲前天九十號的張慕良吃飯。

以前家裏送來一件華絲葛的羊皮袍放在牀上吃過飯去就不見了他大驚失色連忙去報告學監所以昨天大查房間的咳！諸位親愛的同學啊！可知道偷這皮袍的不是別人就是三腳黨黨魁童子軍司令慕良的同房間……到了這個時候纔知道是個賊黨我狠不高興不覺洩漏出來了不料竟給他知道喊我進去道「你爲怎麼破壞黨規少不得要請你吃些苦頭呀！」言時聲

色俱厲狠是兇惡用着恫嚇的口氣我不覺連打幾個寒噤響也不敢響只得如命受罪……前天我一個人頭頂了書嘴裏喃喃的念跪在當路這是黨裏的刑罰我已享受了……從此之後我就沒有顧問他們的黨事了我……」沒有說完有人叩門了連忙停止談話去把門開了走進一個茶房說道李先生！鋪蓋預備好了嗎？」李志誠道「預備好了！你挑去罷」他含着淚珠和同

學。們。握。手。道。別。咳。一。可。憐。一。個。好。學。生。斗。的。

斥。退。了。他。心。裏。不。知。怎。樣。的。悲。苦。呢。咳！

這。是。誰。的。罪。過。

知。道。這。件。事。的。學。生。都。不。喜。多。事。不。去。報。告。

學。監。因。爲。與。學。校。的。名。譽。狠。有。關。係。哩。只。發。
了。一。個。警。告。隔。了。二。天。告。白。板。上。貼。着。一。張。
極。大。的。紙。頭。上。邊。一。行。紅。色。寫。的。英。文。是。Three Legs。
下。面。幾。行。黑。色。的。中。國。字。是。「警。
告。諸。位。同。學。：

現。在。我。們。學。校。裏。出。了。一。個。大。賊。了！

他。組。織。了。一。個。黨。喚。做。「三。腳。」！

黨。魁。黨。員。都。是。我。們。校。裏。的。學。生。已。有。三。四。

十。人。了！

放。假。快。了。請。諸。位。留。心。些。東。西。不。要。失。掉。了。
全。體。學。生。都。奇。怪。學。校。裏。竟。有。賊。黨。了。可。是。
先。生。們。無。耳。無。目。却。一。個。也。沒。有。知。道。

到。了。明。年。開。學。我。却。派。在。九。十。號。房。間。裏。一。
看。牆。上。磚。石。好。像。碎。的。成。了。一。個。洞。形。就。喚。

茶房去報告學監雇人來修理一個同房間的陸君問我道「范世兄！你知道三腳黨的故事麼？」我笑道「陸君！我偵探小說差不多都看過了可是沒有三腳黨啊！」

他就把三腳黨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我

並且說道「范君！你看牆上不是有一個洞嗎這個洞就是偷皮袍的司令所建設的他偷了不敢從門裏出去所以掘了一個洞把他拿出去的好得後面是圍牆隔了一條

小弄野草叢生是人跡不到的地方面前放一只洋式書桌靠牆的那邊有板所以看不出来前次查九十號房間地板都剷將起來却想不到書桌旁邊有個小洞啊！請你以後東西留心些」

我狠感激他恨那學監不斥退做賊的學生反斥退缺課的學生！現在黨魁仍舊好好好的讀書我望他將來得到賊博士的學位

■ 友朋式之夫婦

顧城女士

余今日嫁矣。余何故須嫁？日前求婚者踵趾，人更不幸而爲人類中之女子。余思至是而相接。余之所以均屏棄者，欲獨身也。早知有喧呶之聲自戶外來，蓋迎娶者至矣。最可恨者，喜娘之促余登輿，四顧室人皆現悲慘。我今日何必當初而得罪衆人耶？今而遇人不淑，不將貽笑於彼輩耶？既而思曰：倘無美滿結果，可以一死了之。余死固我形休然，母親母則含淚強作歡笑，然言語已不能成聲矣。

余思曰：此行儼如乘桴浮於海，掠波逐浪。以行彼岸，倘非樂土，則我一生幸福從此付之。悠悠我思不堪設想矣。於戲，余不幸而爲

滄溟。惴惴然如臨斷頭之台。不覺放聲大哭。於是。我母及室人皆哭。至此。余心碎矣。余之魂魄亦駕此哭聲而去矣。

何暗曠之聲。若是其猛耶。此時喜娘拖余出。嘆我身也。於何時入此小監獄者耶。何余身不自主。一舉一動盡被伊播弄耶。余知之矣。余已在丈夫家作新嫁娘矣。

入夜酒闌。客散房中。肅靜忽有微聲起於側。曰。女士對此舊式婚禮。諒不能滿意。予依聲。

視去。見一少年焉。不言而喻爲新郎矣。予肅然對曰。領君言。知君亦不滿於此。然明知其非。而爲之何也。少年曰。是非一言可盡。坐我明語汝。我（少年自謂下同）深悟浮生如夢。昔日之偕偕女士。一轉瞬間已零落而歸。山邱今日之夏屋渠渠。即往日之良田臚臚。也可見一切皆空。故我亦不知所謂情所謂愛。欲獨善我身耳。雙親欲爲我委禽者屢矣。我皆以年幼却之。予曰。當時盍盡吐君懷。而

免。日後之枝節。少年曰。恐貽雙親戚焉。去年。母親又謂我曰。汝不聞乎。男大須娶。女大須嫁。今將爲汝定。章氏親。汝意云何。言時面現。

不悅。恐又遭我之峻拒。我雖年幼體弱。然覩此狀。不忍再拂母意。遂允之。今與女史約形。式上。則爲夫婦。精神上。則爲朋友。質之女史。以爲善否。予曰。夙有此願。不敢請爾。今邂逅遇此同情者。亦云奇幸矣。

○ 娣按。此爲章藍姊親口告予者。非出虛構。

也。今二人成婚已三年。熊夢無占。旁人皆竊私議。予深知彼二人必欣然自得也。世人甘作子孫牛馬。何其愚耶。

舊歲國慶紀念日。武昌各商號均升旗懸聯。以誌賀。當時有某號一聯。最爲特色。聯云。『我百姓何分南北。那軍閥不是東西。』出語自然。頗堪解頤。

友朋式之夫婦

四

吾國人好侈談古蹟。每多僞造之弊。如山西靈石縣有韓信嶺。嶺上有廟。往來旅人題詩者甚夥。相傳信之首級葬於此山。然韓信生平未嘗一至其地。其生也封於淮陰。其死則在長安。安能塗首於彼辨誤者。又謂爲韓王。信考其地理亦不相符。又趙城縣有豫讓橋。謂豫讓曾於其下刺趙襄子而不成。不知趙之都城乃今之直隸邯鄲縣。豈得以其名爲趙城。遂強爲附會。聞他處尚有豫讓橋三。皆屬僞迹。又陝西留壩縣有留侯祠。徵之史冊。張良與高祖遇於留。乃陳留非留壩也。或良辟穀而後入山學道。隱居留壩歟。則非所敢臆斷矣。

孟任

媒 邦

程鍾聲

余友汪澤民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其夫人宋蘭芬女士亦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也。生平醉心歐化。故二人結構後。得暢行其素志。每逢春秋佳日。雙雙鶴鵠常泛棹同遊。我卿卿顧影於西子湖中。直令水底鴛鴦妬煞。余亦常羨其艷福之不弱。一日余遊至孤

君須知余今日之得享如此艷福前此已經過一番風波矣他日有暇當爲君道之余曰甚願時已金烏將墜宿鳥歸林余等乃分道而回一日汪君適臨余舍余乃叩其經過之風波汪君卽告余曰余(以下皆汪君自稱)年十六尙肄業於聖約翰中學部余父母已爲余提議婚事此語一經傳出而萬惡之媒妁一日凡三四計余家戶限幾爲之穿矣有張嫗者亦係幹此生活者流向在余家走動

當時知余父母爲余提議婚事卽復來余家盛稱某家小姐如何美麗家事如何富厚余父母爲彼言所動稍稍致問彼益炫燿其說曰某家小姐真不啻月裏嫦娥廣寒仙子某家老爺太太已替這位小姐備了一副好妝匿有幾許現金私貨幾許金珠首飾歷歷如數家珍余父母信以爲真卽託爲說合彼嫗欣然應諾且謂此事若托老身作伐必能操券而得又喃喃自語曰若能結成此門親事

真所謂郎才女貌不識者將疑爲神仙中人矣。余父母不禁大喜時在十二月中旬余適由校中年假歸來余母笑謂余曰小兒子何世修來能得如此美妻他日燕子雙飛鴛鴦交頸一對瓊枝玉樹能勿令世人艷羨煞哉不料某家歷史正爲余所深知該嫗所言固皆不實且所謂某家老爺乃係一最頑固之老學究也余乃自命爲維新者豈願與此種舊式家庭結婚姻哉故余當時卽歷數某家

歷史於余父母謂極不願結此一段姻緣而余父母竟信該嫗之言不爲所動於是冤孽而定矣余年二十一由聖約翰大學部畢業歸來余父母卽強余結婚余因迫於親命不得已遂與該女結婚矣誰知花燭之夜二人卽各存芥蒂蓋彼受父性之遺傳斤斤然有女學究之風且性又甚窒非言語所能感化故余二人之性情各趨極端無一事之能融洽噫鐸聲君得妻如此反不若無妻之爲愈也

余自結婚之後非惟不能安享閨中一日之樂。直日處於苦海愁城中矣。未知幾時始能解脫也。初余父母以信該姫之言心斃其財。故強余成親。迨迎娶過門。始知爲該姫所誑。然木已成舟。亦無可奈何耳。翌年余應某中校之聘。無意中遇蘭芬。豈知兩情相繫。一見如故。遂各訴衷曲。且訂白頭之約焉。於是余每逢有暇。必出與蘭芬相敍。余二人愛情之濃摯。竟達於沸點。一日爲四月廿八日。余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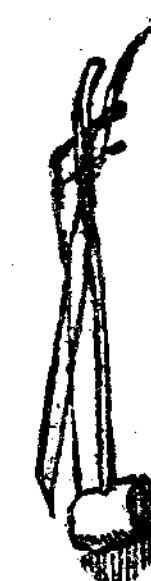
校回家途中。適遇蘭芬。乃邀余赴彼家敍談。良久。且晚餐焉。蓋蘭芬之家庭固甚開通者。以爲男女交際無傷禮儀也。迨余回至家中。已有八時。余甫入門。秀英（汪君家中之丫頭）卽告余以今日余母與該女有口角之事。余卽入余母房中慰勸。余母良久至十時。始歸書房就寢。蓋余與該女分寢久矣。余父。母雖屢勸告於余。謂夫婦之間宜和順無忤。方能享家庭之幸福。令余入房與該女同。

寢。余立志不允。二老以此假婚姻。原非余之本願。故亦不能峻責於余也。是日余睡至夜半。忽驚聞內室人聲嘈雜。余知有變。即披衣而起。踉蹌趨入。適遇余母。余急問何事。余母忽然告余曰。該女竟尋短見。幸爲秀英覺察。現已救醒矣。余甚悔。當初強汝與該女結婚。真誤汝矣。該女旣存此種邪念。茫茫後顧。防不勝防。爲之奈何。言頃。不覺憂現於色。於是余就借此一端。於翌日邀請某大律師赴法。

庭起訴。與該女離婚。而該女又迷信成性。以爲此乃前世冤孽。今世宜速行懺悔。向余要求二千元贍養費。竟削髮作比丘尼去矣。余與該女離婚後。約一星期。乃以蘭芬事請命於余父母。余父母則謂前次已誤余婚姻。此次任余自作主張。決不願再相干涉。惟囑余小心從事。切勿放錯眼光。余乃告余父母。以蘭芬之歷史。謂係一品學兼優之女學生也。余父母乃語余曰。旣如此。汝自主可耳。余即

走告蘭芬謂不日將踐婚約。蘭芳欣然應諾。五月初十日余與蘭芬行結婚禮。余此時宿願得償不禁心花怒放。結婚後真享盡溫柔之艷福。飽嘗情愛之滋味焉。蓋余二人志同道合。彼有所發表無不合於余之心理。余有所貢獻。彼亦無不以爲善。兩心相印。兩意相合。較之前次之彼舊我新。各具心腸者其相差爲何如耶。嗟乎。鐸聲設當初。無張嫗從中。捻造撮合。余與該女決不至結此惡果。該嫗。

真害人匪淺也。余（作者自稱）不禁喟然嘆曰。君言誠然。我國青年之婚姻。其爲媒妁所陷者。何可勝數。貌似無鹽。出諸若輩之口。卽變爲西施。家徒四壁。出諸若輩之口。卽變爲首富。無中生有。信口亂道。誤人婚姻。自謂得計其罪可勝誅哉。



行善橋

嚴枕石

松郡劉紳富於資財。生平好慈善。業孳孳不倦。嘗謂行善非以祈福。聊求我心之安而已。行善頗知大體。故伉儷之情老而彌篤。陳氏爲後嗣計。嘗勸善士另置蓬室而善士弗願。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既有此財力。爲蓋謂伯道無兒命也。非人力所能救濟也。越行善之憑藉。俾惻隱之心一發而咸收其效。五載而陳氏忽櫻時疫亡。善士以三十載之樂。莫大焉。故郡中知與不知。莫不以劉善士愛情中途。睽絕悼亡。彌甚。營齋營奠。忽忽期年。寒夜孤衾。室邇人遠。興言梅鶴。不禁身世。自之善士。年已四十。膝下尙虛。妻陳氏相夫。

之。感。以。爲。蒼。蒼。之。虐。我。竟。若。是。其。酷。耶。時。有。
旅。松。黃。宦。遺。有。孤。女。年。逾。三。十。待。字。閨。中。劉。
善。士。以。中。表。朱。君。之。介。紹。願。任。蹇。脩。爲。劉。作。
伐。黃。女。知。書。識。禮。幼。失。怙。恃。僅。依。姑。情。代。理。
家。務。井。井。有。條。奴。婢。咸。敬。愛。之。黃。旅。松。久。耳。

先。後。趨。賀。門。庭。若。市。善。士。之。樂。無。藝。蓋。可。知。
矣。荏。苒。兩。年。劉。氏。子。已。能。學。步。牙。牙。欲。語。秀。
外。慧。中。善。士。夫。婦。之。鍾。愛。真。不。啻。掌。上。明。珠。
焉。不。圖。人。事。變。幻。天。心。殘。酷。善。士。忽。以。振。濟。
事。操。勞。過。甚。竟。攬。寒。疾。返。舍。就。醫。杳。無。效。果。
不。旬。日。間。遽。謝。人。世。黃。氏。屢。欲。身。殉。繼。思。殉。
不。旬。日。間。遽。謝。人。世。黃。氏。屢。欲。身。殉。繼。思。殉。
節。易。撫。孤。難。古。有。成。訓。徒。死。無。益。不。如。以。未。
亡。人。撫。養。孤。兒。之。成。立。他。日。與。夫。君。地。下。相。
逢。可。告。無。罪。遂。決。然。屏。除。死。志。專。任。撫。孤。終。

兒。善。人。有。後。孰。謂。天。道。無。知。郡。人。得。此。好。音。

身布衣素食。絕意紛華。而於慈善事業。仍必盡力維持。以竟善士未竟之志。一郡中無告之四民。靡不感戴黃氏之恩德。至有以長生祿位。朝夕香花供奉於几席間者。詎知天道。昧昧若有知。若無知。而令劉善士一生行善。既不獲克享天年。自食其報。乃又故設極危。極險之境。使當局者身遭其阨。幾謂善惡倒置。天胡不諒。厥後人事已盡。天道迺彰。爲常人萬萬意料所不及。此中玄妙。惟天知之。亦

惟行善者心自知之。客歲松郡疫癘盛行。尤以痘疹爲甚。小兒之遭此劫者。日必以數十百計。閭巷哭聲。幾無日不震耳。鼓不料劉氏子。亦竟以天花觸發。熱度驟升。不省人事。舉室驚惶。手足無措。獨黃氏鎮定如常。亟求郡中名醫。以圖最後之挽救。金錢所不惜也。蓋劉氏三世單傳。僅此一子。黃氏又守節撫孤。母子相依。如命。劉氏一脈屬於此兒。時郡人以名醫相介者。戶檻爲穿。黃氏均不置可。

否。若無所適從也者。實則中有主宰。早已遣使。以迓名醫矣。松郡名醫祁君五世祖傳爲痘疹專門大家。一郡咸以神明目之。蓋其學問經驗二者兼全。又有祖傳祕方。奏效如神。百無一失。平時就診者。門庭如市。絕無寸晷。暇惟祁醫素嗜樗蒲。通宵酣戰。達旦不倦。雖寢食俱廢。未嘗稍輟。時值門診必待。其賭興刀鋸威於後。弗顧也。劉氏子患痘甚劇。屢瀕。

於危。專足延請。祁君約以翌日黎明乘潮流而下。數小時即可戾止。緣劉居鄉間。與松郡一水可通。但每日行舟。必以潮汛漲落爲度。由郡達鎮日。惟黎明潮退之一度過此。則非遵陸策。塞不克。一日間數數往返。劉使到郡亟。詣祁居。懇請詰旦偕行。已雇舟迎候。祁聞劉氏之招。極表歡誠。即告家人預備藥囊。携一學徒同往。已則復萌故態。赴友人之約。作方城之戲。以爲破曉出發正不至失眠。貽誤。

且深宵易過晨鐘已動劉僕候祁未回心急如焚迭次奔赴友處哀懇速行時則祁醫戰興方酣若無閒睹無論劉僕若何婉勸若何力說動之以利害喻之以禍福均漠然置之劉僕不得已仍返祁居候其局終而潮流已過不及乘流而下矣黃氏目睹愛子病亟名醫奉迓未至見此危狀殆無生望惟自思劉氏一綫自此中絕伊故夫數十年行善之報竟至於此天道寧有知耶卽自分守節撫孤

繼夫行善之志未嘗稍有間輒若早知有此惡果奚不早經溝壑了此殘生何苦身臨慘境至於斯極一再思維痛暈而絕昏瞀中若見伊夫態度安閒毫無愁狀一若囑其速催祁醫尙可挽救者然黃氏驚醒詢知醫仍未到不得已再遣幹僕星夜馳騎赴松時已薄暮祁醫不憚乘馬祇候天明舟行數小時可達劉居某鎮在岸預迎者無慮數十人祁醫步行里許始至劉宅甫入大門卽見閨人將

大門閉上繼入二廳復見廳門閉上由是隨進隨閉並不准學徒跟進祁醫已生疑意中心忐忑震盪不寧蓋已預料劉氏子或有不測則已耽延一日之罪百喙莫辭也無何黃氏素服淡妝緩步迎出顏色慘沮中含嚴厲向祁行禮曰先生爲痘疹名醫夙所欽服此次小兒患痘病劇因不惜遠道奉迓冀挽沈疴以爲如先生之熱誠定必依期枉駕速施回春妙手小兒生命可保安全不料先生竟

以嗜賭故致誤一日之期現在小兒停尸在牀已無生望先生適於此時降舍何幸如之未亡人撫孤守節僅此一子劉氏香烟亦僅此一子先生因一日之誤致此子不幸而死雖非先生殺之實無異先生殺之未亡人賤向祁行禮曰先生爲痘疹名醫也小兒已死先生能起死回生俾劉氏一綫不至中絕驅何足惜今與先生約先生名醫也小兒已未亡人雖死亦感激先生於地下務求先生設法拯救之倘此子已死不能復生則未亡

人無顏以對先夫。惟有與先生今日同畢命。於此萬無商量餘地。願先生三思之。言時手執鋼刀一柄。明亮如雪。又攜阿芙蓉膏一杯。和以高粱專候祁醫答復。以便實行祁醫忽聞伊子已死。且身臨絕地。黃氏以死相拚。有進無退。不禁毛髮悚然。戰慄不已。汗珠欲滴。檢視小兒。偏體並未發見粒痘。四肢僵冷。惟心口略溫。沈思默想。委無善策。逾時乃鎮定。心神徐對黃氏云。夫人所言是也。祁某延誤。

日期致令郎於死地。罪實難辭。惟爲救急計。鄙人家有祖傳急救天花祕方。前已配製良藥。日久封存。未經試用。今事已急。迫祇得趕將此藥取來。姑爲一試。如能上賴天心。祖德從中默佑。得奏奇效。起死回生。鄙人亦不敢居功。否則亦惟與夫人同歸於盡。夫復何言。言畢急淚如雨。黃氏聞祁醫言。趕派急足飛騎赴郡。取到祕藥。祁醫即命將小兒尸體衣服剥盡。另以薄綿紙偏裹其身。僅留鼻孔移

至地下另鋪黃沙。將小兒平臥沙上。一面將祕藥和以極猛烈之膏。繫煮至熟。甚由祁醫親用棕刷。將藥酒徧洒小兒之身。逾一刻。再洒一次。如是數小時。兒體漸有動機。鼻孔氣息僅屬又逾時。手足漸能屈伸。不禁哇然失聲。祁醫命將棉紙掀起。則天花紅點徧發竟體頭部尤甚。鼻尖數點宛若硃砂。於是將小兒移置牀蓐。切囑勿稍透風。事畢祁醫起身告辭。謂黃氏曰。令郎生命幸已轉危爲安。此

乃貴族素行慈善。上邀天佑。鄙人決不敢貪天之功。自謂神奇。但望夫人免責其延誤一日之罪。於願已足。請從此辭令郎病體可保無恙。幸善視之。黃氏聞祁醫言急鞠躬答謝。謂小兒起死回生。微先生力不及此。今病體甫有轉機。先生卽行告辭。實難恝置。尙望先生始終成全。弗以未亡人前此鹵莽之言。耿耿於懷。俟小兒病體全愈。當再謝罪。且聞先生所嗜者賭也。今請先生安心在舍。當約友

人早夕與先生手談隨心所欲無不遵命。如有所需但請見示立即照辦可耳。祁醫聞黃氏言極爲誠懇未便力辭遂在劉宅下榻。歷時一月劉氏子病體全愈精神回復如前。嬉笑活潑益增憐愛黃氏顧而樂之一日祁醫欲行堅留不得黃氏乃以五千金爲贈。儀祁堅不受宣言此次僥倖成功天也亦劉氏行善之報借我之祕方以彰明之也。倘當日祕方不效劉氏無後我之生命且將與黃氏同

歸於盡尙何酬報之足云立將五千金璧趙長揖而別迨返松郡而劉氏專足已早將五千金送至祁居堅却不得祁醫自此力戒樗蒲。凡病家延請無不立時蒞止一面將劉氏所贈五千金在鄉間特造一橋以渡行人。因命名曰行善橋蓋以彰劉氏行善之報並誌其過云。

枕石案此事聞諸松郡人士與余同事者言之綦詳並非虛造惜名醫等姓名一時

忘却因付闕。如事雖尋常而於行善獲報。
及嗜賭誤事各節亦有關於世道人心故
特撮其崖略著之於篇聊以紀實云爾。

○改唐詩 快活山人

某日春曉戲改唐詩云獨憐春易
曉又恨床頭鳥被他叫幾聲催醒
人多少

袁總統時代周自齊長財政因釐局
舞弊案發生爲肅政史所糾參周不
安於位繼任者聞爲儘先補缺之周
學熙氏時兩次長俱姓張有皖人方
爾謙號地山名士也以善撰聯語著
稱於時乃爲財政部譏一聯云十分
周到八面張羅橫額云譏張爲幻可
謂敏給矣

楓江

■客中遇騙

黃警世

世風衰薄。人心刁險。詐僞欺騙之事。亦愈演愈奇。吾人處此環境。偶一不慎。即墮其術中。悔亦莫能及。戚某者。浙之石門人也。平居落落寡交。游客春。因事來滬。僦居大新街之某旅社。其妻弟爲某銀行執事。除與妻弟往返外。鎮日獨處客邸。絕少游宴。殆亦鑒於滬爲多經世故者。少年手持報紙閱畢。欠身問。

長者姓名戚某方獨坐寡歡遂相與茗談少年議論風生娓娓動聽措詞豪爽氣概凌霄並詢戚之所在戚具答之移時妻弟至而少年亦起身作別爲言容當趨訪旅邸領教也越二日少年果至寒暄數語之外意甚殷拳約半小時告別戚問少年寓處少年便携其所懷鋼筆書地址而去朋友往返禮無不答彼來此往固人情之常戚某在客館一種淒涼寂寞之況味本難以形容驀然遇此少年

不覺引爲同志某日乘坐人力車尋訪少年寓所登門投足至則有鬢髮斑白之老僕立門首叩尋何人戚授以楷片一紙該僕入內片晌卽出曰先請客室坐爰引戚入室几案精潔陳設美麗架列西書多種旁置風琴一座俄而少年出款以雪茄飲以香茗戚去少年敬送至門外兩人遂來往自如頗稱莫逆戚固豪於飲者每醉皆少年爲東道主不使戚名一文戚益德之先是戚之來海上也攜

銀四五百元欲爲其女購置衣飾作旋里後遺嫁之資原約其妻弟相與物色各物無如妻弟以行務倥偬尙未約期個中情由悉被某少年偵知之某少年佯爲戚言滬地購物每欺生客價格之不平等思之令人忿忿余代某友購某物價祇若干代某親購某物價祇若干戚以爲少年之不我欺也便以直告將所携數百金悉數托少年代購少年曰唯唯少暇卽圖報命時適江灣華商賽馬兩人

約作竟日游至賽馬場少年購票與戚某入座移時少年出如廁戚某久候不至心竊異之旣而金烏西墜游客畢散戚隻身返滬旣抵寓所俟至深夜亦未見少年至猶以爲少年之必爲他友絆住也亦遂安之及明日仍足音茫然始大疑卽踵其家至則雙扉緊掩虛無其人叩之比鄰亦無知者惟謂昨宵他徒云云戚某至是懊喪不已訪其妻弟言之然亦無能爲力乃怏怏而返

畢幾不把狗不也後小芸。○還是羊好
竟聲肯狗真如來便呆今。
是飛跑引個我學他想有七年了。
縣跑就到引他去一來了七歲了。
羊去拿廳將引學可他心裏生得
好呢，把竹出來將出他可是那隻縣羊這猴活
小芸板在桌上奇代縣羊何處子濺他
掀勁的拿怪代縣羊何處子濺他
倒的在了那隻羊何處子濺他
地狗根竹狗罷去騎在縣羊天在外
小屁股板被他想到這裏忽然想到廚房裏跑去怪有
小芸抓上忙騎一引果然搖頭忙的趕到廚房裏有隻大黃狗得緊我之半
將敲了上狗果然搖頭忙的趕到廚房裏有隻大黃狗得緊我之松
起來哭一下那狗背那狗擺尾的跟了出來將小那睡着我之
說道這便不動也跟了出來將小那睡着我之
這沒用汪動他見小那睡着我之
的叫狗了狗見小那睡着我之

弱女飄零記

謝小謝

王淑英女士四川華陽縣人父子樵賈人也。忍廢學既退哀訴於母以死自矢母愛女良。民國元年以營典業致巨利蜚聲於時郡中稱富商焉。淑英幼慧美喜讀書大忤子樵意嘗憤然罵曰若爲女子不伏深閨學刺繡而效腐儒事咭哩耶今後有敢不廢卷者非吾女也。淑英懾於嚴威不敢反一辭顧卒不

不欲拂輒私授資使就外傳祕不令子樵知。子樵奔走經營不遑甯處固亦無由知也。八年淑英卒業於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時年纔十七耳。蜀中頻年擾攘百政坐弛教育尤萎靡不振師範中學以上蓋無校焉苟欲更圖。

進。取。不。北。必。南。以。淑。英。之。明。哲。寧。肯。一。嘗。輒。
止。不。造。其。顛。以。故。卒。業。後。百。方。求。成。此。志。一。
日。伺。子。樵。色。喜。懦。懦。然。以。游。學。爲。請。子。樵。聞。
之。大。怒。操。杖。痛。罵。至。欲。幽。淑。英。於。暗。室。賴。母。
苦。求。乃。得。解。淑。英。雖。受。此。挫。而。壯。志。曾。不。少。
衰。自。度。子。樵。終。無。允。理。迂。經。行。權。莫。若。不。告。

逾。三。年。汝。於。女。紅。茫。無。所。知。及。此。力。學。不。難。
遂。商。於。母。氏。謀。以。宵。行。母。不。可。且。舉。三。難。以。
沮。之。謂。汝。父。既。不。欲。汝。遠。行。則。余。何。敢。擅。作。
主。張。萬。一。事。洩。將。何。面。目。見。汝。父。一。難。也。余。
遠。游。就。學。或。人。以。之。加。於。余。儕。者。恐。尙。不。止。
於。訕。笑。也。汝。其。念。之。淑。英。受。斥。默。然。而。退。眉。

結不解者竟日。既而自憤曰：人生大本在學。何有男女徒以數千年來爲強暴男子所壓抑。指女子爲玩物寢成風氣。彼爲女子者亦習染喪志蹶不復振。一若天經地義萬世不移者可恥甚矣。吾立志爲學。一以自立。一以醒我女界。鏟芟奇羞心之所安。生死不渝。父母不成我志。我自成之可耳。於是盡斥服御。付質并所蓄積。計得三百金。摒擋既竟。毅然就道。留書別父母曰：兒不肖。不能奉父母之。

命重冒不隣。子身遠游。撫衷引咎。上通於天。徒以行止勢難兩全。權衡輕重。決然捨去。誠念甘於雌伏。則成親之惡。自蹈愚孝。策斯下者。出不待命。古人曰：權於親。於身利莫大焉。伏願大人幸勿以兒爲念。計兒學成。不過數年歸來。承歡爲日正長。至於居外。一切自有方寸。決不遺大人憂也。王夫婦發書大驚。遣急足追女。不得。相對沮喪。母啼欲死。子樵則自歎福薄。乃育此女。遺羞門楣。茲當拼與永。

訣耳。思及此亦竟慨然恝置不復記念。獨女母則結想爲勞。三病三起。顧行蹤不明。探索匪易。亦惟徒呼荷荷。冀其自歸而已。居久之。京師有快信遞。子樵封面赫然。硃書爲旅京。四川同鄉會寄予樵。以素無朋友。旅京此爲誰何。疑而啓視。則董事李某。某縗也。略云。令愛北來游學。爲僉所賣。幾墮風塵。經人援救。履險爲夷。比至京師。瘡痍竟體。睹之慘目。由同人送養醫院。幸漸痊可。竊察令愛似決留京。

絕無歸志。諸學子有議醵金相助者。此事同人未便越俎。尊意如何。卽示進止爲幸。子樵讀竟。始而駭繼以怒。瞋目上視。神志爲昏。蓋其受刺激也深矣。先是。漱英北上意決。子身遠征備嘗險阻。具百折不撓之毅力。竟達漢皋。然而以荏弱之身。冒舟車之苦。臥病旅邸。兼旬乃痊。侍者復利其孤。零竊金遁去。於是漱英進退維谷。窮迫中忽憶及保定有張某。子樵之摯友也。往歲旅蜀。備受子樵優遇。過

從甚密不如投之當能相援檢點囊餘尙得數金詰朝遂驅車走保望門叩謁張見淑英行裝甚簡衣飾無華頗有慍色更聞其有求助之意益不喜默然良久始云余荒業以來家境奇困奉助殊難姑娘遠客可暫寓此老夫當徐圖報命也淑英唯謝蓋心雖惶急私念張爲父至交必將有以相助孰知叔世澆薄人心難測事變之來殊非初意所及料當淑英之寓張家也歷日既多待遇益非不及

暮月幾淪爲僕婢嚴威之下求去不得更無論求助矣然而禍猶未已也一日張夫婦盛氣坐廳事召淑英至云汝居我家行兩月矣試念今日生活如此其難我受損失寧不謂鉅然我未嘗置意者以汝父至好彼此應互助也顧我近以投機失利耗費不資家用大有不能繼續之苦汝亦有以助我否耶淑英聞語茫然涕泣對曰姪女居此久重累老伯他日必有以報之至於老伯苦窘苟能寓書

吾父義無坐視理。若云姪女則潦倒作客。一身之外殆無長物。安所得以奉助哉。張仰天。憐笑作色云。汝毋假作癡態。余明告汝。以汝年華風貌鬻之賣笑場中。巨金不難立致。汝旣得所。余亦聊救燃眉事。之兩便無逾此者。惟汝足巨殊損委容當速束之不然恐無及也。淑英驟聞大駭。腦血奔突。委地立暈。醒後。則已昇置榻上。張婦率婢媼方躬爲束足。憤極欲起。則諸人左右挾持力不能勝。冤塞胸。

臆失聲。悲號自此。張夫婦監視淑英。益嚴備加凌辱。體無完膚。用刑之酷筆不能詳。淑英求死不得。震彼凶殘。惟有屈服。旬餘。張視其足曰可矣。挈之津門。以千三百金貨於娼寮。約成老撾。以車載歸。淑英過市大號。途人全集。具得其狀。遂送警廳。急電保定。捕張。則已。也。淑英驟聞大駭。腦血奔突。委地立暈。醒後。舉家遠颺。莫知所之。津警廳乃減送淑英於北京。四川同鄉會俾爲安置。聞者莫不憤慨。鄉人或有勸淑英創愈歸里者。淑英大悲。謂

我以一弱女子離鄉遠游爲求學計耳。今學未成，反身膺奇辱而歸，有何面目見堂上二老要之學無所成，即死於此，吾決不歸矣。同

鄉咸壯其志而哀其遇，然終以淑英有父母，在宜馳誠徵進止。會淑英創愈出醫院，有同鄉某招寓其家，並爲淑英募金供讀。而其父母則竟無隻字答復云。

小謝曰：吾草此篇爲之三歎。蓋悲天下有淑英之志者甚少，而如子樵之頑者比比。

是也。至若張某之行，尤爲人心世道之大憂。此事聞諸友人拙廬表而出之，將以警彼凶頑云。

嚴子陵先生光武帝之故人也。謝卿相之尊榮，作烟波之釣客，千古留名，誰不欽仰？獨有某某過嚴子陵釣臺，題壁絕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傳壁上，當時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昌燕？（見隨園詩話）獨出心裁，似非喜附和者可比。

○多情與無情

凌影

高玉英迫於父母之命棄掉了伊的情人王遜青。胡亂由伊的母親將伊許配一個富商之子陳春榮。王遜青自被玉英棄掉之後他就抱着死的觀念他想他的情早已用在玉英身上。今玉英不能受他的情他的情再也沒有別處可用了。人生世界中無異一場春夢。他自己想到他將來的結果。一陣心酸不覺嚎啕大哭沒有多時王遜青就病倒床上了。陳春榮起先娶了高玉英兀自連房門一步也不肯出。鎮日價廝守着久而久之漸漸生出厭惡之心。連玉英的面也不願見了。他說女子是供給人的玩弄品祇要有錢玩厭一個又可另外換一個來。唉高玉英真是可憐。

草原命案

章怡嚴

毅庵手裏拿着副眼鏡兀自在那裏翻來復去的看好像極有興趣似的過了一會才把眼鏡放在桌上說道『益之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專心致志細心的去勘察必定能夠推測得許多的事實出來即如這副眼鏡驟然一見也和別的眼鏡一樣沒有什麼奇異

的地方可是你拿來仔細的研究起來那戴這副眼鏡的人的樣子和性情都好像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了』他說到這裏就拿了枝雪茄煙點着了火連連的吸了幾口臉上顯出得意的樣子接着又說道『這人的眼睛是極深的近視而且向外凸出的兩眼距離

狠。近。面。狹。鼻。樑。低。平。性。情。躁。急。從。前。家。產。極。富。但。是。現。在。却。窮。了。……凡。此。種。種。我。都。從。這。眼。鏡。上。看。出。來。的。益。之。你。相。信。麼。』我。道。

『你。姑。且。先。將。理。由。說。給。我。聽。了。再。講。』毅庵。道。『看。這。鏡。片。的。凹。度。就。可。曉。得。那。人。的。

毛。和。鏡。片。觸。着。才。摩。擦。下。來。哩。那。眼。鏡。上。鼻。架。的。短。便。是。個。兩。眼。距。離。近。的。證。據。常。人。戴。的。眼。鏡。大。約。總。有。二。寸。半。長。這。副。只。有。二。寸。要。比。平。常。的。短。半。寸。不。是。他。的。面。孔。要。比。人。狹。麼。至。於。鼻。樑。的。低。更。不。難。從。那。淺。鼻。架。上。看。出。來。』我。道。『你。何。以。曉。得。他。的。性。情。是。眼。睛。是。極。近。視。的。了。這。是。誰。都。能。知。道。的。鏡。片。的。邊。上。有。兩。根。眼。毛。附。在。上。面。假。使。只。有。一。根。那。或。是。偶。然。落。在。上。面。的。可。是。現。在。却。有。兩。根。就。可。曉。得。他。眼。睛。是。突。出。所。以。眼。

薄。可。見。他。擦。眼。鏡。只。在。中。心。擦。了。一。擦。假。使。

是。性。秦。仔。細。的。人。再。也。不。會。這。樣。粗。糙。哩。這副。眼。鏡。的。赤。金。腳。子。和。兩。塊。鏡。片。至。少。也。要。值。三。十。塊。錢。他。沒。有。錢。會。買。這。樣。貴。的。眼。鏡。麼。』我。道。『這。可。不。一。定。世。界。上。沒。錢。却。喜。歡。擺。空。架。子。的。人。很。多。他。買。這。副。眼。鏡。也。許。是。爲。裝。飾。起。見。呢。』毅。庵。搖。了。搖。頭。道。『不。是。不。是。假。使。他。戴。這。副。眼。鏡。是。爲。裝。飾。的。那。便。再。也。不。會。拭。鏡。片。只。拭。當。中。了。』我又。問。道。『照。你。這。樣。說。他。固。然。是。富。了。可。是。你。何。

以。曉。得。他。現。在。又。窮。呢。』毅。庵。道。『因。爲。這副。眼。鏡。是。從。舊。貨。店。買。來。的。假。使。他。不。窮。爲。什。麼。要。賣。眼。鏡。』我。聽。了。不。禁。大。笑。道。『毅庵。你的。神。經。也。好。算。太。敏。疾。了。這。副。眼。鏡。也。許。是。被。賊。偷。去。賣。給。舊。貨。店。的。呢。那。也。可。說。他是。窮。麼。』毅。庵。笑。道。『你。只。要。慢。慢。的。靜。想。一。想。便。可。曉。得。你。這。問。題。是。不。成。立。的。了。這。副。眼。鏡。既。然。這。樣。深。假。使。他。不。戴。眼。鏡。當。然。便。不。能。看。見。東。西。了。所。以。我。敢。斷。定。他。』

刻都不離去眼鏡的那末賊再也沒這樣大的本領能偷別人戴在面上的眼鏡啊』我聽了不由得佩服他腦筋的靈敏心思的細

巧。毅庵又道『我買這副眼鏡原是爲極司非而路的那樁盜案因爲我斷定那強盜是個近視眼所以才買這副近視眼鏡來研究的可是這樁案子的情節實在複雜得狠我已經費了一個星期的工夫還只有這點頭緒哩……』我只管研究這副眼鏡到把

椿事情忘記了益之偵探長范通又有生意薦給我們哩』說着便從袋裏摸出一封信來交給我看信上寫道。

毅庵先生台鑒今晨長浜路側草場中突現一尸一彈穿死者之胸而一彈則穿其左肩顯係爲人暗殺想爲昨夜之事然至今早始經巡捕警見鄙人偵察一過毫無成竹此案非先生莫辦乞卽駕臨尸場一勘至盼至禱鄙人當在彼恭候令友益之

亦望偕來爲感詳情面告怒不贅矣。

范通謹啓

我看完了道：『毅庵這可糟了。你不是說極司非而路的盜案還沒有破麼？現在到又有案子要你偵探了，怎樣來得及呢？』毅庵道：『我正爲了那樁盜案氣悶極了。換一樁案子到也好。新鮮新鮮我的腦筋哩……益之既然范通來請我們去幫助他，我們就去罷。快點換起衣服來呀。』

我們坐在黃包車裏，大約有一個多鐘頭才拉到長浜路。這條路可真長，足足又拉了四五里路。路旁都是麥田草地，簡直沒有房屋。到了幾乎要到億定盤路快了，才看見路旁草地。地上白布圍了一個大圈子，兩個巡捕立在外邊，不許旁人進去。我們下了車，就對巡捕說來看。偵探長的范通在裏面早已聽得我們的聲音，連忙跑出來道：『毅庵先生益之先生二位果然駕臨，感激得狠！』說着便請。

我們進去早見一個死尸橫睡在血泊裏地上的草都已經踏倒上面還有許多亂七八糟的脚印可也辨不清楚了顯係是死者和兇手在這裏相關地上的草才被踏倒哩我們就走到尸首面前察看了一周死者大約有三十多歲身上的衣服連襯裏小衫的紐扣都被子都統統被兇手解開了面貌却極其兇惡可是兇惡之中又帶着一種慘懼的神氣我們看了在白日裏都有點怕了現在我寫的

時候離這椿案子已經有二年多但是我的心裏還跳個不住哩其實我看見死尸也不曉得有多少了可從來沒有這樣可怕的樣子哩前胸和左肩搶彈穿過却成了一個圓洞那血淤在外面也不流動了可見得死的時候已經很久哩我道『死者的紐扣都被解開必定是兇手在他身邊搜檢過了照這樣看來兇手殺他也許是爲金錢哩』范通道『假使兇手是爲金錢那未死者的袋中

還有一隻金表。他爲什麼不一古腦兒都拿去呢？」毅庵沉吟道：「據我想來，恐怕是死者生前却搶了兇手的東西跑了。昨天晚上恰巧他們倆碰見了，兩不相讓，兇手才一槍將他打死，又解開他的衣服，想在他衣袋裏尋到失去的物件。至於這件物件，可說必定是極可寶貴，價值總要比金表大得多。所以他（指兇手）才不把金表放在眼裏，一同拿去哩。」我道：「他們倆既然認識，照情理

講起來，兇手應該早就要到死者家裏去，責問決不會等到在路上碰見了，才衝突起來。啊！」毅庵道：「也許是死者在別處搶了，然後逃到上海來的。因此兇手不曉得他的住址呢。」范通聽了，忽然大笑道：「毅庵先生，你的理想別的都不錯，只有『兇手不曉得死者的住址』這句話，却大錯哩。」我心裏想：「他竟敢批評毅庵，真是不自量力了。那知毅庵聽了他這句出其不意的話語，不由得

吃了一驚。范通見毅庵驚駭臉上越發顯出得意的樣子，以爲他說的話竟能使著名大偵探都驚駭，那還了得？他又接着說道：「老實說，兇手不但曉得死者的住址，而且還到死者家裏去過哩！」毅庵聽了更加驚詫，不得不了我心裏也懊悔，先不該去問他，否則他也不會說出這句話來。坍臺了，毅庵只得搭訕着說道：「多言必敗，果然果然。范通先生可是你怎樣偵探到的呢？到要請教。

」范通便得意洋洋的說道：「其中有大篇原因哩……今天早上我接到這命案的消息以後，便跑來查驗，一面又吩咐包探去調查死者的住址，好報告他的家屬。後來給包探王金根探到了回來，說：「死者住民生里三百二十八號，可是沒有家眷。」我聽了便立即到民生里去查看，果然是間空屋。沒有一個人據鄰舍說：「他（死者）的來路非常突兀，自搬進這所房子之後，就只一個。

人。也。沒。有。家。眷。也。從。沒。見。過。有。個。朋。友。來。會。
他。外。加。他。又。不。和。我。們。講。話。所。以。也。不。曉。得。
他。叫。什。麼。名。字。幹。什。麼。事。的。却。還。有。椿。頂。可。
怪。的。事。情。他。在。日。裏。總。是。關。着。門。躲。在。屋。裏。
從。沒。見。他。出。來。遇。他。又。不。用。僕。人。所。以。是。向。
飯。館。裏。吃。包。飯。每。天。送。飯。的。人。只。要。將。飯。擺。
在。樓。下。等。到。來。收。碗。的。時。候。他。已。經。吃。過。上。
樓。了。他。出。去。的。時。光。總。在。夜。裏。我。們。就。在。那。
調。時。候。能。夠。見。他。一。面。日。裏。休。想。見。他。」毅

菴。道。『可。是。麼。我。說。他。是。逃。避。在。上。海。的。否。
則。也。用。不。着。這。樣。的。祕。密。哩。』可是。後。來。
你。怎。樣。呢。』范。通。道。『我。聽。了。鄰。舍。的。說。話。
之後。便。一。直。跑。進。他。屋。裏。去。檢。查。屋。中。空。空。
洞。洞。的。非。常。簡。單。除。出。有。幾。張。桌。椅。板。櫈。之。
外。沒。有。旁。的。陳。設。品。了。臥。室。却。在。樓。上。我。一。
進。房。門。怪。事。體。就。發。見。了。原。來。桌。子。上。留。着。
一。張。條。子。哩。』說。着。便。從。衣。袋。裏。摸。出。張。條。
子。來。上。面。寫。道。

自津門追蹤至此余物已取歸 芬

許多年偵探難道連腳印都還辨不清麼

毅菴拿了那張條子仔細的看了半天便夾在日記簿裏范通就又接着道『我得了這

毅菴道『另外還發見什麼東西沒有』范通道『可沒有發見什麼有關係的東西了

張條子之後又在一張櫈子上面發見了一個女子的腳印毅菴先生你想死者既然沒

毅菴道『那末你對於這樁案子的意見

如何呢』范通道『我的意思上半和毅菴先生所說的相同後半據我想來必定先是

有家眷又沒有朋友那個腳印也不用問當然是兇手的了可不是兇手到他家裏去過麼』毅菴問道『那櫈子上的腳印一定是女子的麼』范通道『自然是的我做了這

那女子打死了死者然後在死者的衣袋裏尋不到伊的東西所以又跑到死者的家裏才尋到拿去哩毅菴先生以爲我的理想對

麼。」穀菴道：「伊既然先殺了死者，何以又在他房裏桌上留下一張紙條，試問這張條子是給誰的呢？」范通道：「那當然是給我們偵探看的了。」穀菴聽了沉吟了半晌，也不說什麼話，好像默認似的。范通以為他自己的理想竟在穀菴之上，使穀菴都不得不響多麼高興，連舉止之中都和先前兩樣了。穀菴停了一停，說道：「你打算怎樣辦呢？」范通笑道：「現在却容易極了，兇手既然是

外面來的，又是女子，只要到各旅館裏去查，那名字當中有個芬字的女子好了。」穀菴聽了道：「那末再好也沒有了，也用不着我們哩。我們就此告辭罷。」說完就拉了我的手，別了范通出來。我道：「范通那副樣子可真驕傲哩！」穀菴道：「其實官家偵探大半如此，也不止范通一個人如此哩……益之現在時候還早，我們不如自己到民生里死者的屋裏去一趟仔細的察看，察看到說不

定。就。能。夠。尋。得。到。線。索。哩。』我原是無可無不可的就跟着他走不多時已經到了民生里。我們尋着了三百二十八號只見一個巡捕立在門口把門哩。毅菴便從袋中摸出一張范通的名片和他自己的名片交給巡捕。說明了來意。巡捕也曉得毅菴是著名的私家偵探便連忙讓我們進去。毅菴便在屋內裏裏外外上上下下仔細的偵察了一周。然後走到死者的臥室這間房裏真是范通說。

的非常簡單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上面有腳印的——床旁邊還有一隻大廚也只有幾張舊報藏在中間。這房裏就沒有其餘的東西了。毅菴在房裏更加的注意提起了精神忽然將手杖在牆壁上敲了幾下忽然又拿出顯微鏡在門窗上慢慢的照。忽然又把身子伏在地板上瞧了半天說道『外國的偵探能夠發見兇手大半都是靠腳印的其實外國的地板都是用漆油得

和鏡子一般亮。所以人在上面走過那脚印。是。然看得出了。至於我們中國地板上的灰。塵。積了。不曉得有多少厚。隨你怎樣在上面走。再也看不出有脚印啊。總算那張椅子上。而留着了一個女子的脚印。可也無濟於事。這就是中國偵探要比外國偵探難做的地方了。」說完了。他又在床上廚裏和抽屜裏。翻來覆去的看。似乎要尋一樣東西似的。過了半天他忽然說道。『益之。你把那牆壁上。

裝着的那個電燈機關。旋開來裏面或者藏着東西哩。我就照着他的說話。剛才把那個機括。旋開。只見裏面一道刺眼的光。直射到我的眼睛裏。我那時真是又驚駭。又歡喜。連忙叫道。『喫……毅菴……快來看。快來看。果然有東西哩。』毅菴這時正在那裏看廚中藏着的舊報紙。聽見我叫。便連忙把報紙丟在一旁。趕了過來。一隻手便將那嵌在電燈機括裏面的發光東西摘了下來。大笑道。

『也算藏得好哩。益之這是一粒大金剛鑽。係但是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却一點也不知。呀。那天范通來檢查却還沒有曉得哩。好了。我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就回去罷。看好了。范通怎樣辦哩。』這時突然發見了一粒大金剛鑽。更加使我腦筋當中莫名其妙。心裏也益發糊塗了。看毅菴兀自的快活得不得了。我也不禁跟着他快活其實我的疑惑正

道。因就問道『你何以曉得必定有一粒金剛鑽的呢。』毅菴道『却要請你原諒這個原因。現在不能說等到後來再和你講罷。』光陰真個迅速已經過了一天我和毅菴正在吃早飯哩。范通却寄了封信來拆開來上面寫道。

毅菴先生台鑒。兇手已於昨日在江東旅館被捕爲天津女子名王麗芬復興條的情形雖然曉得這粒金剛鑽和本案有關。

中暑名相符。目下伊雖絕對否認行兇。然不久當可自招。此案卽已了結。無用費心矣。

范通謹啓

毅菴看了忽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說道：『噫……范通怎麼這樣的鹵莽。偵探的責任原是發微鋤奸替人類除害的。像他這樣誣良爲盜的舉動不但不好算是偵探而且正是偵探要鋤的人哩。他叫我不用費心可是我到不能不費心。』說着就拿起筆來寫了。

一封信給范通叫孫瑞拿去寄了。我才問道：『難道兇手不是那女子麼？』毅菴道：『自然不是。一則昨天看死者的樣子非常獰猛。可見得他的力氣必定是不小。難道還敵不過一個柔弱的女子會被伊打死麼？二則那草地上的腳印雖然不能辨得十分清楚。也可以斷定必不是女子的腳印。所以我敢說這椿案子的兇手必定不是女子哩。還有。一層據范通說死者房裏留着的那張條子。

是兇手寫給偵探看的那麼我想世界上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呆人會署了真名字好給偵探容易查獲哩」我聽了他這番話果然覺得有理便又問道「那末兇手究竟是誰呢？」毅菴道「真正的兇手大約在今天晚上可以捉住哩你在晚上看我了結這樁案子罷」

這時候已經午後七點多鐘了我和毅菴吃了夜飯毅菴道「益之快點預備你的手槍

我們好去捉兇手哩」我問道「到那裏去啊」毅菴道「你別管只跟我來好了」我曉得預備手槍必定要大戰哩所以只穿了一件長衫連馬褂也不穿我們結束停當就出了事務所毅菴跳上了二路電車我也就跟着上去這時天已黑了馬路上的電燈照得如同白日一般到了卡德路我們又換了一路電車一直乘到哈同路我道「我們又到民生里去嗎」毅菴點點頭說道「不要

響給別人聽見哩』說着電車已經停住。我們跳了下來走到民生里這時人家正在夜飯的時候所以一個人也沒有立在外邊我們就悄悄的走到了三百二十八號門口毅菴就推開了門只見裏面燭光一爍跳出一個墨黑的人來低聲說道『毅庵先生來了。』我等侯好久了』我一聽有人說話心裏就悚的一跳仔細一聽聲音却很熟原來是價探長范通毅庵道『很好很好你接到我。

的信就來的麼可是現在我們要尋一個地方隱藏才好哩……哦……樓上那口大廚裏到正好躲我們三個人哩』范通拍手道『好極了』我們就都跑上了樓將舊報紙發出了然後坐進去剛巧正好也不覺寬也不覺緊就把廚門虛掩了毅菴道『火柴和蠟燭預備好麼』范通道『都在我袋裏哩』這時候屋裏黑漆漆的一些聲響也沒有我伏在廚裏真氣悶極了心想難道兇手會

跑來不成。毅庵却坐着一句話也不說。所以我和范通也都只好不響了。可是心裏却也都在那裏奇怪。毅庵做事的突兀大約等了一個多鐘頭。外面還沒有一些動靜。范通真忍不住了。說道：『毅庵先生明明兇手。是王麗芬。你却一定說不是我們永遠的躲會有結果的。』於是屋裏又頓時寂靜了。又過了許多時候。我看了看夜明表。已經十二點鐘了。一算我們躲在廚裏已經有四個鐘頭。心裏也不免疑心。毅庵這次要失敗哩。正

在想着。忽然聽見樓下有微微的聲音發作。了毅庵連忙拉拉我和范通的衣服。又輕輕說道：『來了來了。快別響……預備手槍。』……這時脚步聲已經上樓梯了。我便聽了也並不氣。只說道：『你等着好了。自然在這廚裏試問有什麼用呢。你不要動氣。我說句不中聽的話。真是庸人自擾哩。』毅庵把手槍從袋裏拿出來。手扳着機關預備開。

放……忽然房門呀的一聲開了火光也就照滿一室我從廚縫裏望出去只見一個面貌兇惡的人手裏拿着枝蠟燭慢慢的走了進來兩隻怪眼不時的望四面瞧好像曉得我們在這裏似的毅庵却仍就伏着不動直等那人走近廚門的時候毅庵就斗的跳出去捉住那人的手那人冷不防備有人手一軟蠟燭就落在地板上可是他却反伸過左手來卡住毅庵的喉嚨毅庵被他卡得痛了

不禁右手一鬆却被他滑脫了那人正伸手到衣袋裏去預備摸手槍我和范通也連忙都跳出去我把兇手的右手捉住那人曉得有幫手心下一慌他的左手早被毅庵捉住了范通就連忙將蠟燭點着然後又拿出手鍊來將那人的雙手鎖住那人此刻已經不能動彈了怪聲問道「你們是班什麼人無緣無故的鎖我做什麼」范通冷笑道「你用手槍打死了人還不應該鎖麼」那人聽

了立刻的變色身體也抖起來了過了半天才說道「你們的本領我真佩服我做的事諒你們也曉得我也不用瞞了其實我打死張老五也是有緣故的他既然被我打死我一肚皮的氣也出了今天你們要怎樣辦就怎樣辦因為我的心裏已經充滿了快活」毅庵忙問道「你殺張老五爲的是什麼緣故呢」那人道「我名叫王譽臣別人因爲我生得兇惡替我取個綽號叫王老虎……

可是先生的大名也許我請教麼」毅庵道「我叫毅庵」又指了指我道「這是我的朋友益之」又指着范通說道「這位就是大偵探長范通先生」那人聽了肅然起敬道「原來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偵探毅庵先生想我王譽臣今天給著名大偵探捉住那我雖死都還榮耀哩」范通聽了不耐煩道「快講真情別囉嗦了此刻已經十二點半哩難道毅庵先生也用得着你來稱贊麼」

那人的怒眼朝着范通汪了一汪說道「我說話管你鳥事今天假使沒有毅庵先生你便再休想捉得我住」范通聽了真是氣極了可是因為毅庵在旁邊又不便罵他只好眼睛向他死命的瞪一瞪似乎說「你小心好了」那人又接着說道「我和張老五在天津合夥做一種特別的生意就是專門設法取別人祕密的物件我們得到了之後便寫信給那原主叫他拿多少錢來贖否則就

要宣布了原主恐怕將他的祕密宣布出來喪失名譽因此總拿巨價來贖我們開口要多少誰也不敢少半文……但是現在我也曉得這種舉動是喪盡天良的……我和老五做這生意不到一年果然都面團團做富翁了有一次我費盡了心血得着了一張照片是一個女子和伊情人合照的後來打聽着那個女子將要和另外一個富翁的兒子結婚假使這張照片一宣布他們的婚姻便

再也。不會。成功。……』毅庵。搶着。說道。『以後的事。讓我。說來。你聽。對不對。』譽臣。道。『那末。我便。聽先生。講好了。』毅庵。道。『那個女子。便拿。了一粒。極大的。金剛鑽。贖回。這張照片。這粒金剛鑽。照例是。你們二人。均分的。但是。老五。見財傷義。偷偷的。帶着。金剛鑽。逃之夭夭。你枉費了心思。氣老五。不過就滿處去尋他。前幾天。尋到上海。剛巧那天晚上。在長浜路碰見他。你就和他理論。後來。你們倆。

就在草地上打起來。你却拿出了手槍打死。了。他又在他身邊想尋着金剛鑽。可是却沒。有。所以此刻又跑到此地來預備再來拿。這粒金剛鑽的王譽臣。我的話是麼。』王譽臣。就點點頭道。『對極。對極。毅庵先生。你真是神仙呢。如何曉得我的事呢。可真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范通聽毅庵說完。便吹了聲警笛。當即有兩個巡捕上來。將兇手帶了出去。我和毅庵也別了。范通回去。這時候夜。

已深電車黃包車都沒有了幸虧范通替我們預備了一輛汽車我在路上就問毅庵道『現在你好將你得着的線索告訴我了』毅庵慢慢的說道『死者的袋中有一只金表兇手不是爲金錢可知了假使專是爲仇殺的又何必在死者身邊搜索可見得兇手是要在死者身上尋一樣他的目的物這件東西我可斷定沒有給兇手拿去却仍在死者屋裏因爲死者竟爲了這件東西不屑

遠避到上海來而且又非常恐懼只怕給人曉得以至終日的躲在屋裏活受罪那末死者看這件東西必定是極可寶貴的從此着者想跑出去的時候決定不會放在身邊也就可知了但是這件東西究竟是什麼當時我還沒知道等到我和你到死者的家裏之後我在各處搜尋却尋不到一點痕跡所以我想到在電燈機關裏哩等你將機括旋開果然有一大粒金剛鑽藏在裏面我就曉得死

者不屑爲此逃到上海兇手也爲此不屑追到上海的那件寶物便是這粒金剛鑽」毅庵說到這裏略爲停了一停又接着說道「兇手爲了這粒金剛鑽竟殺死人情願做罪犯那也必定是重視金剛鑽的了他難道肯就此白白的捨了麼所以我曉得他必定要來哩」我問道「你何以曉得在今日晚上來呢」毅庵道「假使遲了這粒金剛鑽也許給偵探拿了去或者房子到又重租給人不用說當然是死者拿了伊的祕密物件伊

了可不是就失之交臂麼至於日裏走路的人多他恐怕給人看見所以在晚上才來哩」我道「他昨天夜裏打死了死者之後爲什麼不就來……唉你不是說兇手不認得死者的生活麼」毅庵道「是呀這就是靠報紙的力量了今天的報上不是載着死者女子究竟是來做什麼的呢」毅庵道「那不用說當然是死者拿了伊的祕密物件伊

才。尋。來。的。哩。……做。偵。探。總。要。細。心。否。則。像。
范。通。一。樣。不。是。就。要。冤。枉。了。人。麼。』

第二。天。的。滬。報。上。載。了。一。則。新。聞。道。

長。浜。路。命。案。兇。首。就。捕。 長。浜。路。側。草。地。
發。生。命。案。已。誌。本。報。茲。悉。兇。手。於。昨。夜。爲。
偵。探。長。范。通。先。生。所。捕。一。件。不。可。思。議。之。
暗。殺。案。遂。宣。告。結。束。因。此。案。發。生。後。頗。爲。
社。會。所。驚。駭。本。埠。各。公。私。偵。探。亦。均。竭。力。
注。意。冀。得。此。兇。手。惟。羣。以。案。情。複。雜。無。從。

措。手。吾。人。於。此。當。佩。范。通。先。生。之。神。技。矣。
我。看。了。對。毅。庵。說。道。『報。上。竟。將。功。勞。完。全。
歸。給。范。通。連。你。的。名。字。提。都。不。提。哩。』毅。庵。

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這。又。算。什。麼。我。偵。
探。案。子。原。是。覺。得。其。中。有。一。種。樂。趣。也。並。不。
是。爲。求。名。的。橫。豎。將。來。你。總。要。將。事。實。編。成。
書。印。出。去。別。人。看。了。自。然。會。明。白。的。現。在。這。
個。人。情。也。落。得。送。給。范。通。哩。而。且。我。們。因。此。
竟。白。白。的。得。了。一。粒。大。金。剛。鑽。你。難。道。還。不。

知足嗎

草原詩集

○大懶小懶

○大懶小懶 子魂
大懶某懶惰性成。一日赴枇杷園。食果橫臥地上。候果之下墜也。一果適墜其口旁。彼猶不願一舉其手。適小懶過。大懶倩其代勞。小懶亦不願。一灣其腰。以腳指挾果納入大懶之口中云。

西冷橋畔瀕湖有土堆一相傳爲蘇小小墓年久與隣平歲甲午齋憲徐補桐出資修葺四圍加廣改作石塚兼豎碑題曰錢塘蘇小小之墓時友人招飲湖上知其事卽於舟中賦蘇小小詩一首云香車何處碾芳塵悵望西冷草似茵風柳動搖餘舞袖露桃開落剩歌脣行雲岫冷追前夢織錦詩奇悟後身漫道黃金無嗣響惜花人是賞花人艇過西冷墓碑燦然耀日事隔二十餘載重過西冷墓碑依然石塚半圮淒涼萬分不覺令人感慨云靜寄齋主

小社
說會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七回 冷落門庭鄉愚談往事 草菅人命醫士判徒刑

黃拔養的那個兒子龜門雖然被他挖得開來却冒了一股臭氣登時渾身冰冷才從天國而來却又往天國而去把個黃拔直氣得搣拳擣袖大罵月紅沒用生出這樣兒子全沒濟事月紅吃他罵得半晌不能開口想了想這才放聲大哭比較死了他的父親却哀痛得十倍黃拔惡狠狠的說道儘哭有甚麼用呢好在我們都在壯年只要大家向前努力這兒子是不愁沒有的……他說完這話大踏步出去喊了一個窮漢拿蒲包將這血胞收拾乾淨

自是以後他便一心一意在醫道上打算發迹。將艾德春的招牌劈了燒火。醫室外邊換了自家的名字。他在這秦縣城裏交際上也還講究所有當地的紳士都還和他合攏得來。他在背地裏又央求幾個朋友替他上匾。你傳我。我傳你。便都稱讚這位黃先生醫道高明。起來。於是凡害着外症的狠有許多人。都送來給黃拔診治。比較德春在日氣象大不相同了。黃拔將病人身上流瘻淌血的膏藥一張一張揭下來。全行貼在他的醫室牆上。表示他的成績。日積月累那一堵牆彷彿害了渾身梅毒。從頭至尾也沒有不貼膏藥的地方。每逢熱天臭氣薰蒸。單是那金蒼蠅兒全約齊了。在那裏擺陣。他瞧着這樣的妝飾品。越瞧越樂。如有人揭去他一張膏藥。或是撲死他一個蒼蠅。他就得和人家拚命。有這麼一天。來了一個四五十歲的鄉下人。請他看病。看病的當兒只是眼不轉睛。儘管望着黃拔上下打量。黃拔

被他看得生起氣來吆喝道病看完了還不快替我滾蛋那老者笑道聽先生的口氣分明是我們同鄉不瞞先生說我姓郝外人都喊我做郝小鬼在鹽城擺了一個雜貨攤兒當初你先生年紀還小呢我記得你小名子叫做阿毛抱着書本子出進總打從我那攤子旁邊經過承你的情都得稱我一聲老伯你先生可是記不得了我老兒却是記得清清楚楚……黃拔見這郝小鬼說出話來沒頭沒腦十分發笑便道快滾罷快滾罷你那裏來的這許多蛆蟲我怕你不但害着外症剪直帶得三分神經……那郝小鬼死也不肯抬身又笑說道你舅舅穆子興如今委實可憐了他的堂客是跟着別人逃跑他打從五年前又得了一場喘嗽毛病把幾個積蓄使用得干淨淨老虎灶業已關閉租了一所小房子差不多和討飯花子彷彿你先生怎麼連一封信兒都不肯寄給他……黃拔聽到這裏不覺勃

然大怒。兜頭啐了那郝小鬼一臉吐沫。指着他罵道：「我把這老光棍送到警察局裏去審問。」你滿嘴說的是些甚麼？誰叫阿毛誰是我的舅舅？世界上同模同樣的人也着實不少。不能由你指鹿爲馬亂說……郝小鬼見他辯得這樣分清皂白，心裏轉有些模模糊糊起來。重行將黃拔打量了一會。黃拔深恐他瞧出破綻，却好離他醫室門首站着一個巡士。他走出門外向那巡士招了招手，告訴他這老頭子染了神經重病，快將他扯入警局……那巡士本來和黃拔却有些熟識，隨即對着那郝小鬼放下臉色，問他在這裏幹甚麼。把戲可憐嚇得那個郝小鬼連連哀告說：「巡警老爺，我是和黃先生閒談，頑的求你老爺寬恕我。」一次隨後我再也不敢了……那巡士罵道：「混賬！八蛋還不替我滾出去咧！當真要討不好。」看相……說着將手裏那根哭喪棒望上一豎。郝小鬼只恨爺娘少生兩隻腳，立刻低下腦。

袋從棍子底下溜之大吉……黃拔笑向那巡士道謝了兩句又在抽屜裏取出一支香烟點着火遞給他巡士笑嘻嘻的銜在嘴裏大模大樣依舊走了……月紅笑向黃拔問道適才這老頭子說的是些甚麼難道你還有甚麼舅舅不成……黃拔搖頭說道你信那狗娘養的謠語我幾曾有過舅舅來但是這泰州城裏不便久住了萬一碰着機會我們還得搬向外方去才是正理（預爲下文張本）月紅笑道好端端的又搬起家來這裏的生意拋棄了也狠可惜……月紅剛說到此外邊忽然進來一個家人說北門城裏茅公館裏姨太太牙齒疼痛請先生趕快去望一望如若能夠取掉還請將應用的傢伙帶了過去……黃拔沒口子答應說即刻就到……他又拿起筆來在粉牌上將地名註得明白回頭向月紅笑道你的話真是一點不錯拋棄這樣熱鬧生意未免可惜你不聽見茅大人那邊居然也

知道我的大名巴巴的打發爺們過來奉請這個我須得拿出點真實本領給他瞧瞧落得個下次主顧……月紅也狠歡喜便忙着預備午膳午膳用畢黃拔將取牙齒的器具以及藥瓶藥包一古攏兒打疊齊整匆匆的跑入那座茅公館其時早有家人們將他引進上房已見那個姨太太蹙眉蹙額坐在堂屋裏等候由一個女僕告訴黃拔病原黃拔滿嘴嚷着這不要緊這不要緊等我來細細瞧看包不誤事當時便湊近那個姨太太身旁捧着下頰又分付張開櫻口那姨太太當然照辦黃拔望了一會笑道這牙齒已經虫蛀壞了依我主意不如鋸掉他最好光搽上藥去是沒有效驗的……可憐那個姨太太已被這牙齒疼痛得要死此時只求速愈那裏敢和他違拗苦着臉說道悉憑先生診治但是鋸掉這牙齒不妨只不曉得可疼不疼……黃拔忙道我帶來的瓶子裏有麻醉藥呢只消點一滴上去包

管。你。絲。毫。沒。有。痛。苦。但。是。一。層。取。一。顆。牙。齒。定。價。是。一。元。六。角。不。折。不。扣。把。話。講。明。白。了。我。
方。才。可。以。動。手。……姨。太。太。急。道。請。先。生。趕。快。動。手。罷。價。錢。是。不。消。講。得。一。顆。牙。齒。送。你。一。
元。六。角。好。了。……黃。拔。聽。了。大。喜。忙。不。迭。的。將。應。用。傢。具。全。行。取。出。又。用。麻。藥。輕。輕。在。牙。齒。
上。點。了。一。下。子。然。後。揜。拳。擣。袖。命。僕。婦。將。姨。太。太。的。腦。袋。緊。緊。辯。住。姨。太。太。的。嘴。業。已。大。張。
開。來。黃。拔。將。鉗。子。伸。了。進。去。只。聽。見。硌。礪。硌。礪。兩。聲。姨。太。太。幾。乎。痛。得。暈。了。過。去。原。來。黃。拔。
一。時。大。意。除。得。那。一。顆。虫。蛀。牙。齒。不。算。外。另。外。又。將。旁。邊。的。鄰。居。順。便。箝。了。幾。個。下。來。僕。婦。
將。手。一。鬆。只。見。姨。太。太。嘴。裏。的。血。直。湧。出。來。家。人。們。見。這。模。樣。十。分。慌。張。便。責。備。黃。拔。不。該。
如。此。鹵。莽。黃。拔。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儘。管。過。來。數。牙。齒。罷。好。在。我。們。講。明。白。的。箝。下。一。顆。定。
價。一。元。六。角。這。裏。四。五。六。顆。老。實。交。給。我。一。張。十。元。鈔。票。剩。下。的。四。角。算。做。跟。封。……一。面。

說一面早將藥包收拾完好坐在那裏只等診金姨太太要罵也罵不出聲茅老爺在後邊早已得了這樣消息怒的了不得匆匆跑出來夾頭夾臉給他一頓臭罵還待拿片子送他到縣署黃拔這一嚇方才不敢需索挾了藥包溜出大門一路上又羞又氣不住的只嚷運氣不好不料剛剛走進自家藥室一眼瞧見有一個病人坐在凳上等候他呢黃拔瞧那人穿着一身破爛不堪的巡警制服面黃肌瘦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他看見黃拔忙站起來叫了一聲先生黃拔將藥包放下忙回頭問道你是求我診病來的麼你叫甚麼名字你身上那裏不大舒服……那人欠身說道小的名叫林豹去年原在局裏充當一名巡士後來搭救……說着便斜着身子跪了下去黃拔一把將他扶着冷笑道這不光是磕頭的事我因爲病得利害便把差事撤掉目下窮苦得要死久仰先生醫道高明特地跑來求求先生

這門例診金必須大洋一元你可帶來沒有……林豹哀告道論小的那裏有錢來看病也是幾個朋友不忍瞧我受這樣罪湊了八個小銀角子先生不嫌少權且收下隨後等小的病好了再來補報先生……黃拔順手將八個銀角子取得過來方才問他的病原林豹說道小的這病在肚腹裏一時疼起來疼得要命便是不疼的時候也不思茶飯渾身却又不寒不熱……黃拔並不替他診脈當下揭開他的衣服拿指頭在他肚皮上拍了幾下冲口說道哎呀你這病狠利害呢在我們醫書講究起來便叫做盲腸炎若不趕緊治好是有性命之憂的也算是你的造化想到我這裏來求診我先告訴你想要病好非得將肚皮破開割去一截腸子那是萬萬不會全愈的……林豹哭喪着臉說道就請先生替我動手我是不害怕的與其零零碎碎的受罪便是死在先生刀底下我都情願……黃拔歡喜不盡笑

道。那裏會叫你死呢。我這裏有麻藥給你一聞再割些。你也不覺得疼痛……林豹忙道。這更好極了。他說到這裏早脫淨上身衣服。躺在一張病榻上。黃拔先用了麻藥。果不其然。那林豹和死去一般。全行失了知覺。黃拔再快活不過。立刻拿起刀來。在他肚皮上劃開一個四方方的小洞。重行拿手探進去。摸到一截大腸。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輕輕便替他割了一截下來。然後又將瘡口補好。忙了好一會。那林豹已漸漸醒轉。站起來試了試。雖然覺得那血口子微微有些痛楚。至於肚皮裏却鬆動了許多。千恩萬謝兀自走了。黃拔好生得意。便在他堂客面前賣弄他的外科手續。又說我的牙科到底沒有經驗。不如專管替人家割割。割割大小腸。倒還多裏撈摸。每天至少總得有好幾元進項……說也奇怪。第二天大早。那個林豹忽又苦眉皺臉的跑得進門。黃拔忙問他身子怎樣。林豹道別的也還罷了。只是小。

的這一條大腸吃先生割得太多如今離那肛門太遠了所有的臭糞不從後邊流出轉在割得那洞口直淌出來臭不可聞所以送給先生再瞧瞧看有甚麼法想想……林豹這當兒早擣起衣服又將腰裏束的一條板帶鬆解下來當真那創口旁邊淋淋漓漓的還流着許多糞汁黃拔吃了嚇忙搖手說道難難難我只有本領割去腸子沒有本領替你再安上一截腸子你將就些兒罷好在同是一樣的出大恭也不在乎分個前後……林豹見他說出這等不近情理的話忍不住翻轉面皮說這個如何使得我出了八角小洋原是想病好了不料病不會好轉鬧出這樣殘疾……其時黃拔業已惱羞成怒他便惡狠狠的說道你待怎樣呢難道叫我將八角小洋退還你不成……林豹冷笑道這也不是還八角小洋的事先生既沒有方法我只好借這地方做先生一個招牌……他說完這話順手端了一張

板凳便向他藥室門口一坐。將衣服全行揭開在那裏出糞給衆人瞧看。衆人那裏見過這樣好頑意兒。登時一傳十。十傳百。哄動了全城。便是鄉下的男女也都趕進城來打聽這新聞。把黃拔的一座藥室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黃拔見這勢頭不好。深恐與自己聲名有礙。只得央出幾個人百般的向那林豹說項。後來好不容易出了三五十塊洋鉗做他的傷費。才把那個林豹打發走了。自是以後。他的妻子月紅便苦苦向他勸說。你還是弄個大小方才。脈頑頑罷。這外科不大順手。還是藏拙的好。黃拔聽了這話。立刻睜圓雙眼吆喝。月紅說道。你們婦人家知道甚麼外科。第一要研究手續。這二件事我雖失敗。然而手續上便經驗了許多。（此語却有道理。不得以其人而少之）你叫我不幹。我偏要幹……月紅沒法也只得由他去休。這也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黃拔才算將林豹這件岔子弄得清楚。不防備。

不曾隔了幾天。又鬧出一樣笑話兒來。你道是甚麼笑話呢？原來那一座秦縣地方本不甚大。黃拔自從吃了林豹這一頓竹櫃，左近的病人益發不敢過來請他診視。他坐在醫室裏。鎮日價長吁短嘆。有時着起急來，便無故去尋他。堂客淘氣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天清晨時候，忽的從姜堰鎮市上抬來一個鄉裏老兒。那老兒姓鄭，在那鎮市上也算得一家小小財主。從上半年就得了一種對口症候，把個頸項脖子害得流膿淌血。所有姜堰鎮的醫生都被他請遍了。一共也不會見效。近來格外利害，差不多只剩了幾根筋絆着那個腦袋眼兒。得是束手待斃。不料那個快嘴告訴他家裏的人說：泰縣城裏有這麼一個黃先生，外科手段着實不錯。死馬當做活馬醫，不如送給他去瞧瞧。藥碰有緣人一般，在他手裏會轉危爲安。也未可定……他家裏的女眷聽見這話，當然依他辦理。隨即取了一張竹床，用繩子梆。

紮好了。雇了幾名佃夫抬至黃拔的醫室門首跟來的。有他的老妻和兩個姪子。黃拔見有了生意上門。喜歡得眉花眼笑。好像迎接財神似的。命人將這鄭老頭子扶到裏面。其時那病人已不能多開口了。只望着黃拔微點了點頭。黃拔也不暇問長問短。先動手揭開那些左一張右一張的膏藥。都把來貼在他自家牆上。再拿眼睛去賞鑒。那幾處瘡口已是通光透亮。這一邊倒好。瞧得見那一邊黃拔一面咂嘴。舌一面又要施行他的手術。望着他那個姪子說道。依我主意須先得將他脖子裏的腐肉洗刷干淨。然後再用我的上好藥末。不消半月光景。包可成功。只是謝儀却不可少。噓……那姪子說道。一切聽憑先生分付。只求病人全愈。我們是不惜顧錢的……他們說到這裏。黃拔便命他們穩着鄭老的身體。自己早取出一柄明晃晃的刀來。認準病人腔子裏一刀一刀的刮。那腐肉刮到高興時辰。不知

怎麼一下子大意只聽略喘一聲鄭老的那顆頭顱便伶俐俐的直掉下來嚇得那兩個姪子將手一鬆屍首望旁邊一倒老奶奶見這慘狀登時呼天搶地大哭大鬧要叫黃拔償命黃拔這才魂飛天外依舊拿着那刀臉上如同白紙一般嘴裏流水的喊怎麼怎麼那兩個姪子也不容他分辨一遞一個上前揪着黃拔又喝命那四個佃夫將鄭老屍首連那腦袋仍舊用竹床子抬入縣署大家擁着黃拔一齊到縣裏來打官司這一莊消息傳遍全城比上次林豹那頑意兒格外來得熱鬧沒有一個不罵黃拔怎麼替人家看病將腦袋都看掉下來留他在地方上害人那還了得泰縣知事接到這樣稟狀也狠覺得奇詫不敢怠慢立刻升堂訊問弄到末了飭令鄭姓家屬將尸首抬回自行殯殮黃拔草菅人命定了一個監禁一年零一個月的罪名月紅見丈夫的罪名已定無法可想只得哭了幾場將醫室的

兩扇牢門緊緊關閉，獨自在屋裏度那淒涼歲月。再說黃拔到了監裏，他生性又非常慳吝，沒有多錢用。監裏的那一班差役還不勢利，便請他在一處最污穢的屋裏地下放了一條破蓆子給他睡覺。黃拔初次嘗這鐵窗風味，四面望了望，只見滿地上坐的躺的不知多少犯人。你擠我，我擠你，熱鬧得不亦樂乎。還有拉着胡琴在旁邊唱二簧的，還有用石子在地上攢着賭錢的。黃先生是新來初到，他認不得人，別人也認不得他，孤零零的坐在半邊，嘆氣。事到其間，也叫沒奈何了，只得隨緣住下。可憐他頭一天睡到半夜裏，約莫有四更時分，模模糊糊的忽然要撒尿起來，便揚着喉嚨喊他。堂客喊了好幾聲，也不見堂客答應他。一股憤怒不由打頭頂門上冲出，立刻使出他做丈夫的威風，吆喝着罵道：死不掉的賤婦！難道睡過去了不成……他嘴裏一面喃喃的罵，一面便伸過他自家的脚下死勁的向前面。

一踢。這一踢。不打緊。却好踢。在。一個。少年的腿上。那少年疼得要死。坐起身。便揪黃拔廝。打這才把黃拔從夢中驚醒。知道又闖下禍來。連忙向那少年招賠。個不是說我委實大意誤認。在自家床上和內人淘氣……那人聽了越發怒極。說你踢了我。還得拿我開心鬧了半會天。色業已大亮。別的犯人也有幾個被他們驚醒。問明了緣故。便做好做歹。替他們排解下來。黃拔非常慚愧。便問那少年名姓。那少年指着兩條腿。說道先生休怪。我着急。你不知道我這腿上正害着金瘡。如何禁得起你踢這一下……說着早將褲子擋起來給黃拔瞧。看黃拔笑道。這不要緊。舍間有靈驗的藥。包管搽上去便好。等到日間請一位頭翁去拿得來。不妨。但是在這共和時代。老哥如何還受着這等杖傷……那少年笑道。我姓華。諱名華。二狗子原是桃源人氏。流落在泰縣城裏。靠着偷竊度活。不幸被他們拿着監在這牢裏。大

約還有一年光景就可出去。這腿上並不是杖傷是被幾個巡士先將我弔在他們局裏。背地裏拿毛竹敲我這兩條腿敲得沒有一點整處。黃先生你老不知道官刑好受這私刑可就難受了哇……黃拔聽了只是點頭長嘆。兩人越談越是入港。黃拔又將自己的罪名告訴華二狗子。華二狗子屈着指頭算了算道這可再巧不過了。先生出獄和我的日期不差上下。到那時我替先生賀喜……黃拔聽見這話猛然動了一個念頭便開口向華二狗子提起一件事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某小學教員上歷史課至人口論一章忽向學生問道我國人口現在共有幾何。一小學生答道是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某教員續道不是四萬萬人麼。小學生又道我的鄰家老嫗昨天晚上死了豈不是少了一個人麼。華昌

小偵探 水裏罪人

江都張碧梧著

第二章 新聞紙上的記載

第三天的清早各大日報上都載着一段很觸目而驚異的新聞。這新聞說道：「前天夜裏狂風大作海水如同燒沸了一般波浪洶湧極了所以各種船隻都不敢開行出去。遙想從別處開來的船也必及早尋個所在躲風避險。那一夜當中海上必無來往的船隻了。昨天上午風勢已退海上警察的十幾隻炮船仍舊開到紅海中巡查搜檢不料在第三燈塔附近發現許多斷木碎板還有些殘缺不全的器具分明是過往的行船在此失事但在那

大風巨浪的夜間海關上且已發出警告這船何以仍冒險開行這是件不可解的事最奇的那些木頭和木板上還有烏焦的痕迹似乎是受着火藥的薰灼但這隻木船上怎會有海量的火藥呢現在海上警察已着手偵查或可不日明白當再披露』社會上的人看見了這段新聞個個都以為奇怪各人憑着理想發出許多議論茶寮酒肆之中都拿這件事當做談話的資料簡直是轟動一時了。

這一天早晨大偵探高溥愛方才睡醒他的助手江公肅手拿一張新聞紙走進他的臥房喊道高先生你趕快起來又出了一件奇事了溥愛的爲人向來富於好奇心每遇着希奇的事件總得竭盡智慮探奇索隱必須探出實在的情形方肯罷手耗廢光陰精神和金錢都在所不顧他做私家偵探已有了十多個年頭在這十幾年當中破獲的案件也有十幾

起。都是情節離奇變化莫測。警察署裏的偵探。弄得人人束手無法偵查。後來都是薄愛運。神化的腦筋。用敏活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裏。一一破獲。因此他的大名就很爲響亮。社會上的人沒有不曉得。他沒有不佩服。他的每遇發生了甚麼奇事。就都來拜託他。官廳方面也常常借重他。有人比他是一面愛克司光的鏡子。無論甚麼東西。經他一照。都能照得明。明白白。魑魅魍魎一個也躲避不了。還有人把他比做一盞明燈。社會上有了一盞明燈。就沒有甚麼祕密的事了。這些比喩傳到溥愛的耳朵裏。他也微笑。似乎很樂於承受。但是溥愛所以願意做偵探。並非爲獵取名譽。他常想大奸巨猾專門想出鬼主意。或是設下暗計。侵害人家。叫他們吃了苦頭。還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倘若社會上沒有一種探奇索隱的。人大奸巨猾更得肆行無忌。受害的人也必日見其多。對於人類的幸福和社會的安甯都

很。有。妨。害。他。又。見。警。察。署。裏。的。偵。探。不。過。是。徒。有。其。名。未。必。有。真。實。的。本。領。他。爲。了。這。愛。人。類。愛。社。會。和。補。助。官。廳。不。足。起。見。就。立。定。志。願。做。一。個。偵。探。又。怕。受。雇。官。廳。精。神。上。既。多。約。束。辦。事。必。也。諸。多。掣。肘。所。以。他。祇。願。做。私。家。偵。探。自。從。他。做。偵。探。以。來。居。然。迭。破。奇。案。聲。譽。就。一。天。大。是。一。天。他。素。願。能。償。心。中。自。然。也。很。爲。快。樂。了。這。一。兩。個。月。以。來。社。會。上。安。然。無。事。並。無。奇。案。發。生。這。雖。是。好。現。象。但。他。閒。着。無。事。覺。得。煩。悶。極。了。如。今。聽。見。公。肅。說。發。生。了。奇。事。不。由。得。心。中。大。樂。一。骨。碌。從。床。上。跳。起。來。披。衣。下。床。問。公。肅。道。甚。麼。奇。事。呢。公。肅。把。這。張。新。聞。紙。遞。給。他。道。你。請。看。罷。我。以。爲。這。事。很。奇。不。知。你。的。意。思。怎。樣。薄。愛。接。過。新。聞。紙。看。了一。遍。却。不。做。聲。祇。管。去。洗。臉。漱。嘴。公。肅。問。了。他。兩。次。他。如。同。未。曾。聽。見。都。不。回。答。直。等。到。鹽。洗。已。畢。照。例。吃。過。牛。奶。和。餅。乾。又。燃。上。一。支。雪。茄。默。坐。在。沙。發。上。低。着。頭。眼。光。直。注。在。地。

毯上彷彿要在地毯的花紋裏尋些甚麼。公肅曉得他的脾氣，他每當沈思一件事時，都有這種現狀，也就不敢打擾他。坐在椅子上發呆過了好多一會。溥愛方才抬起頭，發出低微而強硬的聲音向公肅道：如今海上警察預備怎樣偵查陸地警察，又怎樣幫助他們？你可有些曉得麼？公肅道：我都不曉得。因為我起身後見了這段記載，立刻就來告訴你，還未曾走出大門一步呢。溥愛微笑道：你曉得我近來的生活枯燥無味極了，所以見了這新聞就來。告知我，好讓我在這當中尋些樂趣。我很感激你的盛意。公肅正想問他對於這事的意思，却見他又低下頭去儘管吸煙。這支雪茄已將近吸完了，又過了十幾分鐘，他霍的立起身來，把雪茄煙頭擲在痰盂裏，又坐下去，面露笑容道：據我想來，這件事非但很為希奇，而且非常重要。將來若能破獲，當中必有駭人的真情。但這希奇而重要的案件祇靠海陸兩路。

的警察恐怕還不能破獲我必得打起全副精神積極進行做他們的後援軍我不敢說有我出力這事方可明白但有我穿插其間這事的成功必能比較的迅速些公肅道這個自然我想官廳方面如果也覺得這事希奇而又重要必然也得前來請你出去幫忙溥愛笑了一笑公肅接着問道這事的希奇我也覺得但不知你根據何種理由斷定他又關乎重要呢溥愛道這是很顯而易見的那船若無重要的原因決不致在前天夜裏冒險航行公肅點頭稱是溥愛道新聞紙上記載這段新聞惜乎很不詳細不然我還可作進一步的推想但就照這種情形看來已覺萬分奇異如今我提出幾個疑問來倘能逐一都得有圓滿的解釋這一件事就不難明白了這隻船上裝載的是何等樣的人物從那裏開來的爲何不避風浪中夜開行怎麼會得破碎木板上怎能有火藥薰灼的痕迹又笑着說道公肅你

跟隨我已有好幾年。歷年和我破獲的案，也有好多件。你有了這些經驗，推測案情大概，總有點把握。對於我這幾個疑問，可能有甚麼解釋呢？倘若有時，儘可說出來，大家研究研究。公肅沈吟了一會，就道：我以為這船上裝載的必非普通商人也，非尋常旅客。因為這兩種人，決不肯冒這大險。但既不是這兩種人，又是甚麼人呢？我可推想不出。溥愛道：這個自然。所以我疑惑那船上的人，恐非善良之輩。公肅很詫異道：你以為他們是海盜麼？但若是海盜，平日裏他們往來上海，上海道十分熟悉，似乎不致失事。而且前夜大風終夜，海關已發下禁止行船的警告，海上必無來往的船隻。那麼海盜何苦冒險出來？溥愛道：你這反駁很有理由。所以我祇疑惑，却不敢斷定。但既不是海盜，又是何等樣人呢？真個很難推測了。但若曉得他們開船的地點，那就容易探訪。怎奈這地點一層更難推想了。公肅道：是呀！既不

能曉得他們是何等樣人。又不能查出他們從那裏行來。他們爲何不避風險的原因可就格外不能明白了。這三個疑問實有聯帶的關係能明白了一個那兩個也就容易探訪了。至於他的失事的原因我以爲定是觸礁。薄愛搖頭道若是觸礁船板上怎有灼焦的痕迹呢。公肅瞪着眼睛回答不出一會纔道難道那隻船上藏着火藥不知如何忽然爆發就把那船炸碎了麼。但是那船上怎麼藏有火藥呢。薄愛道我正因想到這層所以疑心船上的人或是海盜。然而也無充分的理由可以證明不錯。這件事可就希奇了。但是他們肯這樣冒險。當中必有重要的原故。這是一定而不可疑的了。二人說到這裏都再則聲低着頭。各用各的心思。室中也就很靜寂。這樣過了多會。薄愛纔說道沒一些根據。憑空推想。再也不能想出眞理。我們且慢浪用腦力。請你先到警察署去一趟。探聽他們可有甚麼動靜。

公肅答應着就站起身來拿了一頂帽子正向外走。忽的又停住道：我鬧得忘却了我還未吃早點呢。待我吃了再出去罷。溥愛道：你樂得到麵店裏去吃，借此還可打探普通人的議論。或有可以當做研究的資料。公肅稱是，一直出去。溥愛獨坐在室中拿起那張新聞紙。把那段新聞反覆又看了幾遍，自言自語道：假定這船上的人正是海盜，但他們爲何帶着多量的火藥？又怎能容這火藥爆發？我根據這兩點推想，以爲那隻船所以破碎，恐非由於內部的炸裂，或者是受着外來的轟炸。但又那來的這外來的轟炸呢？而且第三燈塔距離海邊並不甚遠。海上警察常在那裏梭巡，從未見有意外的現狀。前夜大風，海上警察大約未曾出去梭巡。怎麼就在這難得間斷巡查的一夜中發生出這件事呢？他說到這裏，忽覺意有所觸，又道：近來海上警察爲何梭巡得這般嚴密呢？正爲了海盜橫行時，常出事難道。

炸碎的這船真是商船在第三燈塔附近不幸遇着海盜海盜就把那船炸毀不成這却是近於情理的事實呀又不禁失笑道我的腦筋怎麼也昏亂了既是商船就萬無在前夜冒險開行之理想我經手偵探的案件共算起來也不爲少其中也儘多離奇怪誕之案但既經我推測之後總可得着些線索怎麼這一件事左想不近情理右想又似違背事實到叫我有些無所適從了溥愛想了一會竟得不着一二理解心中怪覺悶氣就站起身來在室中踱來踱去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公肅從外面走進來見溥愛這個狀況知道他正在搜索腦筋就問道你可曾得着些頭緒麼溥愛道一些也沒有你到過警察署裏麼可有甚麼動靜公肅道說來好笑我到了那裏恰正遇見一個偵探他名叫談錫富他曉得我是你的助手很爲殷勤招待我問他警署裏對於這件事預備怎樣辦理他未曾開口先哈哈大笑笑

了一陣才說這件事毫不希奇不過是一隻船在海中失事罷了新聞記者神經過敏記出那一段新聞或是有意這樣說法想惹起社會上的注意希望多銷去幾份報溥愛道胡說真是胡說你何不拿我方才提出的幾個疑問去質問他看他怎樣答覆公肅道我正是如此可笑他聽我說了那番話就目瞪口呆做聲不得似乎也覺得這事的希奇和重要了後來他又說不知警察長是甚麼意思必等奉到命令後再行考慮進行的方法我又問他警察長還未表示意思麼他說並無何等表示我想再和他談也無意味就此告別回來溥愛道官廳中辦事向來是稽遲的不過對於這種奇怪的案件務宜迅速着手否則賊人早已逃走或是佈下種種逃避的方法那時可真個難以着手了但官廳中態度如何我們也不必去多問我們既覺得這件事很有趣味不妨憑着我們的見解切實去辦公肅道正是但

你可會有甚麼切實的見解呢？溥愛縐縐眉頭道：「我已研究了一會，怎奈毫無頭緒，出事的地點若是在陸地上，我們還可去察看一遍，必能尋出些破綻。偏偏又在大海之中，那有破綻供我們採取這件事，到很難着手呢？」說完，又燃上一支雪茄，狂吸不止。公肅和他對坐着，一聲不響過了好大一會。溥愛忽然站起身來，從衣架上取下一件馬褂，急急穿好，又戴上帽子，向公肅道：「我出去一趟，你在家裏坐一會，倘有人來，我就請你招待着。」公肅問道：「你往那裏去？」溥愛答他一句道：「至多一個小時，定可回來了。」說罷，大踏步出去。話分兩頭，先說溥愛出了大門，就坐上黃包車，吩咐車夫拉到青浦路。車夫拉着車子，放開兩條腳，直向青浦路奔去。溥愛坐在車上，閉着眼睛，似乎打瞌睡，不多時候，車子已到了青浦路。車夫回頭問道：「停在那家門首呢？」溥愛這纔睜開眼睛，用手指着一處高大房屋道：

拉到那裏便了。及至到了那門前。溥愛跳下車子。開發了車錢。見這大門左右站着兩名荷鎗的警察。就走上前去問他們道：「你們署長可在裏面麼？」一個警察瞪了溥愛一眼道：「你要見我們署長麼？你到裏面去問號房。我們不曉得的。」溥愛見他這副傲慢的神氣。暗自好笑。當下就走進大門尋着號房給他一張名片。叫他進去通報。號房去不多時。就再出來引着溥愛到一間客室裏。溥愛心想這位海上警察署長黃元勳。調到這裏還不足一個月。我並未看見過他。不知他是個何等樣人。正在想時。已走進一個人來。溥愛定睛看時。見這人的年紀大約四十左右。歲嘴上已有了兩撇黑鬍鬚。身穿常服。臉露笑容。溥愛連忙上前拱拱手道：「閣下就是黃元勳署長麼？」那人道是又道：「高溥愛先生久聞大名。很為欽佩。我調任以來忙着料理公事。還未曾親去奉訪。覺得抱歉極了。」溥愛謙遜了幾句。又寒暄了一回。這纔

談到正文溥愛先開口道十八日的夜裏紅海第三燈塔附近由貴署的警察發現了許多破裂的船板板上更有薰焦的痕迹這事很覺蹊蹺不知署長對於這事有何計較元勳道我初得報告的時候以爲祇是行船遇風觸礁沈沒是件尋常的事後來見船板上有許多焦迹這纔覺得有些希奇再仔細一想更覺得有種種的疑問於是我就以爲這決不是尋常的失事船當中或竟含有離奇的情節本來我自到任以後海上很不安靖據聞從前也常有案件發生我想到這一層對於這事格外有許多疑慮因此我已嚴飭各巡船周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的船隻儘可將其扣留再在第三燈塔附近隨時注意有無別種現狀發生他說到這裏又微微一笑道高先生你是很著名的偵探探索隱的本領向來高人一等不知你對於這件事可有甚麼意見對於我的佈置又以爲如何溥愛道你的佈置妥

當極了。還望你分飭各巡船巡查。萬不可疏忽。因爲這一件事表面情形雖屬平淡實在。非但離奇而且重要。我已加以慎重周詳的考慮。敢斷定這必是件重大的事。怎奈情節太渺茫。一時還無從捉摸。元勳道是呀。我也細細想了一番。竟沒有一些頭緒。祇好先從偵查入手。倘能得着破綻。再爲設法進行。溥愛道。祇好如此。但事不宜遲。遲了恐犯案人逃走。署長我有一件要求。那些破碎的船板想必存在這裏。可否給我看一回。元勳答應着。就喚人去取。他們又談了幾句話。那人已將破船板取來放在桌上。溥愛走到桌前。見這些破船板都是零碎的小塊。還有幾根圓形的木棍也祇有七八寸長。溥愛又向元勳道。難道所發現的都是這些碎木麼。元勳道。正是。竟沒有一塊大些的。溥愛就把這些碎木一塊塊的看過。又放在鼻孔上嗅了幾嗅。重復坐下。向元勳道。照這情形看來。有一個問題可以決定。就是那。

隻船必弄觸礁定是被火藥炸毀而且這爆炸力又必非常猛烈所以纔能把船板炸得如此零碎元勳道我本也是這般想不過這零碎船板上的焦迹似乎還不足證明那船是被火藥炸毀的薄愛道不祇是焦迹這有焦迹的船板上仔細嗅時微微還有火藥的氣味元勳就拿了一塊嗅了道果然有火藥的氣味那麼這焦迹和氣味都是那船確被火藥炸毀的鐵證了薄愛道這個問題既已解決就當再求其次於是又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那船究竟是甚麼船那炸船的火藥是本來裝在船裏還是外來的呢這又是兩個應該先決的問題元勳想了一想道這兩個問題委實重要但恐一時不得解決必須先查出些破綻而後方可了解薄愛道正是所以我方纔說過務必請署長分付巡船嚴密搜查一面我再竭盡力量從旁幫助總期水落石出使那犯罪的人來受法律的制裁受害的人也得伸冤雪恨

這是官家應盡之責。也是我們做私家偵探的本心了。元勳道：倘得高先生來贊助一切，這案就不愁不得明白了。先生如有甚麼佈置需用，我們時就請通個電話來，我當立刻照辦。溥愛客氣了兩句，忽道：我想到一件事了。那隻船既已炸碎，船上的人當然也炸死。怎麼屍身還未發現？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倘能尋獲屍身，我們或可從屍身上面得着些線索。甚或有人認識這屍身是誰？那時案情就立刻大白，不必再費偵查研究的手續了。元勳連連道：是溥愛道：但這事我無從爲力，必得請你嚴飭巡船隨時留意。元勳道：正是。這是正當的辦法。倘能尋獲屍身，我隨卽派人請你來。哦！我還未請教你的住處呢。溥愛道：我住在西園路六十八號。你若有事呼喚，可打電話給我，號碼是二三四五。元勳用筆記下，又道：這事得你先生辦理，還怕不能明白麼？溥愛道：但是我一人力量有限，還望你隨時幫助着元

勳道彼此不必客氣我說句爽快話誰用得着誰時誰就當盡力幫忙而且這件事真是我們的責任應當我請你來幫忙那有我反退避的道理呢溥愛道你方纔說是彼此不必客氣怎麼又客氣起來呢元勳道並非客氣這是實在的話溥愛又和元勳談了一會就告別出來本想回轉家去但看看手表已是兩點多鐘恐怕家裏的中飯已經吃完免得回去撲個空就到一家菜館裏揀個僻靜的座兒坐了下去點了兩樣菜要了一壺酒自斟自酌獨樂起來可是他的態度非常鎮靜兩道眼光並不東張西望時時的注在桌面上看他這種神氣就可曉得他的腦筋裏正大事活動呢他喝完了這壺酒就吃了兩碗飯這纔慢慢步行回家到了家中公肅道你到那裏去的你說一個小時就可回來怎麼遲到此刻溥愛道我到海上警察署會見署長黃元勳他到是個敏活有用的人當下就拿那番話都告知公

肅公肅道怪不得你去了這般長久我還等你吃飯呢溥愛道對不住我已在菜館裏吃过
了你自己去吃罷公肅正要走去吃飯忽又站住道我幾乎忘却了大約在一點鐘時候陸
地警察署長曾打電話給你請你務必去一趟有要緊事和你商量我說你已出去待回來
時立刻就來你既已吃過飯不妨就去罷溥愛道我已有些疲倦了須得休息一回你且去
吃飯待吃過後一同去罷要知他們是否到陸地警察署去署長有何話說下文自有交代

某老塾師設帳於鄉里生徒咸集一日講唐詩至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正搖首講解未畢一生徒某甲起而問曰眠既不知天曉何聞有鳥啼聲耶
師默然不能置答

華昌

○月下老人的冷笑

范菊高

○月下老人的冷笑
范菊高
在新潮澎湃的當兒那自命歐化的男女正鬧着離婚實行他們自由戀愛的主義不料離婚後的結果大都歸於失敗蹈海的蹈海投河的投河可憐酆都城裏的鬼口冊平白地增厚了許多諸君不信請去算算這一年來自殺的人共有幾多真要令人失驚呢却說月下老人聽見了這個信息快活的跳將起來手舞足蹈面上罩的秋霜早已不知去向了他拈鬚大笑道哈哈打破我所繕結的婚姻這正是自討苦吃離婚是自殺底利器爲什麼都去和他接近呢跪在老虎的面前不做他的腹中物恐怕沒殺底利器增厚鄆都城裏的鬼口冊就是有人聽得了恐怕也要笑他十七世紀的腦筋頑固腐敗呢

快活外香閨花影第一集目次廣告



序一	李涵秋	新婚劫
序二	王西神	程瞻廬
序三	朱恨波女士	一幅油畫
△小影	余屏嫣女士	中秋之園會
△小說	余屏嫣女士	中舊憶
△小說	朱恨波女士	一舊憶
△小說	朱恨波女士	俠情記
△小說	朱恨波女士	難兄難弟
△小說	朱恨波女士	誰的錯
△小說	徐婉雲女士	甯爲玉碎
△小說	徐婉雲女士	不願意
△小說	陳淑英女士	瀟湘劫
△小說	陳淑英女士	快活家庭的一日
△小說	陳淑英女士	一個賣唱的婦人
△小說	張玉如女士	義僕
△小說	張玉如女士	一個醫生的祕密
△小說	張玉如女士	多妻鑑
△小說	張玉如女士	反常的戀愛
△小說	張玉如女士	毒鑽

快活第廿七號要目預告

◎短篇小說◎

- 白太太死矣.....吳雙熱
多波折的結婚.....范烟橋
眼睛器量.....程瞻廬
冬至一陽生.....王井水
定期支票（哈迪生探案之二）.....趙赤羽
一個解放女子的自述.....張玉如女士
有些面熟.....俞祖勳
聰明誤用的青年（下）.....不肖生
- 社會小說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李涵秋
- 偵探小說毒瓶.....張碧梧

金錢萬惡.....顧學三
他現在紅了.....許塵父
歸罪於誰.....董笑侯
短期之離婚.....鄭逸梅
五萬元的頭獎.....朱迂公
紅樓倩影.....汪國樹

◎長篇小說◎